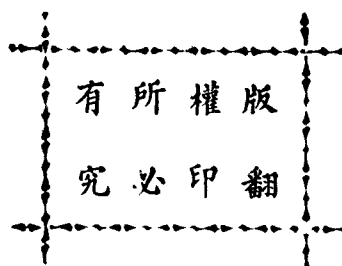


文編卷下



中華民國卅五年七月初版



編纂者 武 强 賀 培 新

出版者 天津民國日報社

印刷者 天津民國日報社

定 價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文編目錄

卷上

尙書牧誓

金縢

禮記禮運

節錄

檀弓

職於郎 曾子癯疾病 孔子過泰山側

公羊傳趙盾弑其君夷捍

穀梁傳頰谷之會

左傳晉齊鞏之戰

國語勾踐滅吳

論語

富與貴 士不可以不弘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飯疏食飲水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直哉史魚 魯武子邦有道則智 季氏將伐顛與

孟子

魚我所欲 孟子去齊 伊尹以割烹要湯 舜發於畎畝之中

文目

莊子逍遙遊

駢拇

胠篋

養生主

應丁魯文惠君游牛

天道

輪扁斲桓公

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

達生

百嬰承綱 津人操舟 祝腎學生
觀宗人詭誕 梓慶為康

則陽

柏矩之齊

屈原離騷

漁父

荀子勸學篇

韓非說難

難

七篇

說林

鷓夷子皮事田成子
荆王俊與

隰斯彌見田成子

戰國策鄒忌諷齊王

楚襄王質於齊

觸警說趙太后

燕昭王破齊

魯連說辛垣衍

蘇代約燕昭王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李斯諫逐客書

漢高帝入關告諭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附趙佗復文帝書

賈誼過秦論

上篇

文目

鵬鳥賦

鼂錯論貴粟疏

漢武帝元朔二年報李廣詔

元鼎二年敕楊僕書

秋風辭

司馬遷項羽本紀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貨殖列傳序

平準書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報任少卿書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班固李陵傳

封燕然山銘

諸葛亮出師表

卷下

陶潛桃花源記

附吳肇甫先生詩

顧桃源圖

歸去來辭

元結大唐中興頌

韓愈張中丞傳後叙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上宰相書

與孟尙書書

答李翊書

附張廉卿先生答吳肇甫書

賀松坡先生答宗端甫書

文
目

伯夷頌

諱辨

師說

書記

平淮西碑

附李商隱詩
韓碑

柳子厚墓志銘

柳州羅池廟碑

祭柳子厚文

祭田橫墓文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附龍啓瑞伊尹五就桀解

種樹郭橐駝傳

梓人傳

始得西山宴遊記

永州萬石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范仲淹岳陽樓記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唐書藝文志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豐樂亭記

瀧岡阡表

蘇洵六國論

蘇軾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赤壁賦

後赤壁賦

留侯論

志林 戰國任俠 魯隱公

方山子傳

石鐘山記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答姚闢書

讀孟嘗君傳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志銘

祭曾博士易占文

曾鞏列女傳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序

晁無咎新城遊北山記

張載西銘

司馬光肥水之戰

通鑑

王守仁書齋銘

歸有光項脊軒志

陶節婦傳

先妣事略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黃宗羲原君

方苞左忠毅公遺事

劉大櫛送姚姬傳南歸序

姚鼐復張君書

復魯絜非書

曾國藩聖哲畫像記

養晦堂記

湘鄉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原才

致劉孟容書

五箴

上下卷都四十五家爲文百十九篇又二十八節附錄文四篇詩二首

文編卷下

武強賀培新

桃花源記

陶潛○蕭統陶淵明傳曰、潛、字元亮、一名淵明、潯陽人、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編老萊其、出尋陽、東晉見之、歎曰、我這篇五年來打聽同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城、頃之、微著作也、不就、世號靖節先生、著有陶淵明集、

晉太元

東晉晉武
帝年號

中武陵郡名、美價、今湖南常德縣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

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英、華也、繽紛、雜亂之貌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

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

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田間道也、所以區界田畝者、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交通。雞犬相聞。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音通、垂髮、小兒垂髮爲飾也、黃髮、老人也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

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遮而留之也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

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

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具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

搖以輕颺。飛揚也。風所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熹，明也。熹微，未甚明也。乃瞻衡宇。

衡門，橫木爲門，言蓬陋也。字、屋簷也。謂已所居者。載欣載奔。載，語助詞，則也。言既見已舍，則欣載奔來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三徑，即謂所居屋宇，三徑決畝曰。

將謂，字元卿，命竹下開三徑，唯求仲羊仲從之遊，皆性廉，逃名不出。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酌，禮也。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一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李善引桓

凡人性情極也，雖知也，故其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有事，謂耕作也。或或命巾車。孔叢子曰：孔子欲云：巾，將適南都。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惟生死任其自去也。胡爲遑遑。心不定也。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音耔，種苗本也。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謂聊且乘陰陽之化以歸於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何義門曰：前半是歸時事。後半是歸後情。知幾之哲。寄興之高。觀物之微。達生之

妙。逐層寫出。

先大父松坡公曰。歐陽公嘗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彼豈獨愛其文哉。殆以其與世遷移。足乎已而於世無尤。有得於君子自得之樂耳。

高閬仙先生曰。此文寓感憤於冲淡。化瑰麗為平夷。須從其胸襟與象間理會。不當僅於字句間求之。

大唐中興頌

元結○結字次山。唐河南人。後魏之裔。學天寶進士。肅宗召見。上時讓三衛。帝悅之。累遷水部員外郎。代宗時。以親老告歸。築池自頌。除拜道州刺史。仍備行。收流亡。泝授容管經略使。身臨蠻貊。綏定諸州。甲樂其教。罷還京師。卒年五十一。

有次山集。又稱沈千運等詩。為中興集。○大唐中興。謂肅宗收復長安洛陽兩京也。

天寶

玄宗年號

十四載。安祿山

胡人。隨母嫁安姓。遂冒姓安。恆思多智。善臆測人情。玄宗寵信之。官范陽節度使。又兼河東。兼制三道。意復驕慢。發舉兵反。陷襄陽。踰年。為子慶緒所弒。

陷長安。天子

幸蜀。太子

肅宗

即位於靈武。

今甘肅靈武縣。

明年皇帝

亦指肅宗

移軍鳳翔。

府名。今陝西鳳翔縣。

其年復兩京。

長安。洛陽。

上皇

還京師。於戲。

與嗚呼同。

前代帝王

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

老於文學

其誰宜為。

簡勁絕倫。

頌曰。噫嘻前朝。

指玄宗朝。

孽臣

指安祿山等。

姦驕。為昏為妖。

邊將聘兵。毒亂

國經。羣生失寧。

大駕南巡。

謂玄宗避亂奔蜀也。

百僚竄身。

奉賊稱臣。

安祿山陷長安。及兩京收復。以六等定罪。

天將昌唐。

繫

睨。

皆驚語。駭。歎美辭。睨。斜視也。引中局管顧之意。

我皇匹馬

北方獨立。

一呼千麾。

皆余。麾。旗。

萬旗。戎卒前驅。

我師其東。

備東、以收 儲皇宗廟撫戎蕩攘羣凶復服服、謂天子威德所服之地、如五服六服九服等是、復服即復使實服也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

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文宗、昭宗重歡逆折絕地關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

天休也、慶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

令大君聲容云法音云、與振通、盛貌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音、音晉、浯溪、在湘水之南、結帶其勝異、遂家於浯畔石崖天齋

可磨可鐫音尖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姚姬傳曰峻偉雄剛詞與事稱宋人無此興象

吳北江先生曰詞藻未盡古樸而氣體之雄勁岸偉自足傲睨一時

張中丞傳後叙韓愈○愈、字退之、唐南陽人、擢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學者稱昌黎先生、著有詩文集、

唐書忠義傳、張巡、鄆州南陽人、至德二載、拜巡御史中丞○舊唐書文苑傳、嶽山之亂、李翰從友人張巡客宋州、巡率州人守城、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海巡者言其降賊、翰乃敘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姬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方望溪曰、前三段乃議論、不得日記張

中丞遺事、後二段乃敘事、不得日記張中丞傳、故標以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憲宗年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

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嶽山之亂、許遠為睢陽太守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雷萬春、張巡偏將、雷萬春字、茅順南、疑應作南齊雲、先大夫松坡公嘗曰、篇首翰傳不載雷萬春事、乃終篇未言及萬春而散南齊雲、故茅順南疑雷萬春為南齊雲之誤、實未必然、不補叙其事者、以其意不在此、而南齊雲事可記、因連記之、不足異也、遠雖材

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唐書忠義傳、巡至睢陽、與太守許遠

謂與許遠而居其下、巡不辭、遠要治軍糧、具、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忠義傳、城陷、乃送遠洛陽、兩

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自遠分入、公此文責巡為巡死而遠就虜。疑

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忠義傳

巡上多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

以國亡主滅。當睢陽被圍、賊以此言誘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

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數、所去反、計也、○句句頓挫、極極鬱跌宕之致、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

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一卿先

生評云、此段無字必死、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

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

然。從而尤之。而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

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一新唐書云、讀者謂巡守睢陽家六萬、死盡、不持滿救隊、出再生之路、與夫

城謂巡救應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姚姬傳云、此文上兩段、皆專為張翰當時之語、下一段、申翰等之論、

變為張翰辭、而以小人之好議論五句、為上下文作樞紐、張翰卿先生云、此段辯城陷自遠始、祇數語、明道簡勁、與前後兩段、疏密相間、段末遂作

感憤、爲卡、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此說棄城他去之說。苟此不能守。雖避

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

之精矣。謂二公講久。此守一城捍天下。句勢軒昂突起。如崇山峻嶺。應天半。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

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吳越韓濩。當古樂今。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此下旁益四出。尤爲酣恣橫放。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句分靜躁生動。若有神助。通蓋。至德二載五月。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瑒。擊

攻也。是時叔真在譙郡。皆擁兵不救。是時叔真在譙郡。皆擁兵不救。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

攻也。張應麟元生云。此段辯二公死守。吳肇甫先生云。東城句接前。擅兵句開後。贊寧乞授事。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董晉汴州。張建封

遠時事云。一。數語結上題下。蓋下載南齊雲事。實皆得之故老所傳聞也。南齊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武功績出

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

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作數層頓挫。沈肅刻至。因

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如雲知賀蘭終無

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

蘭此矢所以志也。加入此唐、神情感覺種種、此類上添毫之筆、乃生氣之筆也。愈貞元憲宗年中過泗州。船上人

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

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一齧

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歷代宗年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嵩初因巡嘗得此官。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

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

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

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

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據史所載

城中居人數萬。此明謂初守時。故曰僅萬人也。合城中居人。一見無不相識。固自不易。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

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

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按此上皆張籍言。此下至嵩貞元初死於宋固。乃張籍為又者敘述。巡就戮時。顏色

陽乘六萬。此明謂初守時。故曰僅萬人也。合城中居人。一見無不相識。固自不易。

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方輿雲云、此段記強舊所聞。

茅鹿門批曰。通篇字句氣。皆太史公神髓。非昌黎本色。

方望溪評曰。退之叙事文不學史記。而生氣奮動處。不覺與之相近。

汪武曹曰。筆力如蛟龍之翔。如虎鳳之躍。此正昌黎本色。鹿門止因昌黎碑文造

語古奧。遂謂此非昌黎本色。謬也。按、碑誌與傳記之體、本自截然不同、碑誌上擬重韻古辭上、而傳記則以淋漓生動爲優、昌黎百代宗師、所處固足爲後世法、自宋以後、知此者弗矣、

吳北江先生古文範評云。此退之文之極似太史公者。韓文所以雄峙千古。賴有此數篇耳。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韓愈○溫處士名造、字簡與、公時爲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突兀矜鍊、自擬奇調、左傳昭公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伯樂姓孫、名陽、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

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

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廣空逆、恃

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洪名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

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重胤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

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韓公缺奇尚節之士、於溫石等之趨迎大府、意皆不以為然、奇羅全詩、所謂彼皆多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者也、此文意

守河南尹。舊唐書鄭餘慶傳云、拜河陽尹檢校、兵部尚書、兼督留守。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

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處字、用禮記何以處我、或作取非。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

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極意跌宕、不肯輕下、若是而稱曰大夫

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陔調語以澹宕出之、讀妙獨絕、前半幅文字、盡力蓄勢、專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將與相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

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此上數語、乃正面文字、而意不在此、所謂敷衍題面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

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借寓微旨、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

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鄭餘慶也、首為四韻

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吳云。凡文字以意在言外。委婉不盡爲最上乘。左氏傳最爲擅場。史記亦數數見之。韓文中類此篇者。蓋可指數。自餘各家。於此微指。寥乎絕矣。夫爲文不能涵詠微意。則辭盡而意與之盡。平直淺近。復何蘊藉之可言乎。此自唐以後。文章所以日衰。而高尚理想之不復存在也。豈小失哉。

上宰相書

韓愈○時宰相趙鼎、賈耽、盧邁、公凡三上宰相書、此第三書也。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也。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

韓詩外傳云、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自此以下、甜恣橫發、前無古人、公此文所謂氣盛言宜、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也、韓以後、遂不見有此等文字、蓋既無其氣矣、則亦不能爲其

謂耳。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

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一氣承接、句

而下一體峻險、勝異於能、奇偉獨絕、足令讀者為之變色、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

亦近耳、含有二義、謂近天子、可以進賢退

不相俱於貞元九年五月入相、即公上書時曰三載、似不得云近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

不知前迹周公、今三相在位歲月、自較周公之輔相七載為近耳、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

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

兩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

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謂侃語、略寓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

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但就上文翻說一過、詞意迫切、氣態峻邁、便是絕世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

奇文、干闕之文、而實實如此、公之氣節可見矣、而闈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以上以周公為喻、見古之士。三月不仕。

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趙岐孟子滕文公篇注云、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言不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刀斫亂麻之勢、有快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
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
則不能矣。世往往以公之上書宰相為病、真謬論也、如公之志、不層求一身之富厚、而以天下為憂、亦既昭昭矣、恍惚而言、辭數義正如此、此與孔孟之周遊列國于股肱侯與、雖百上書與病乎、故愈每自進而不
知愧焉。書函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以上申明求進之意、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吳云。此書雖志在干時。而崛強兀傲之天性自不可掩。最足見公之意態。文亦偉岸奇縱。盡棄故常。獨覩一格。

與孟尚書書

韓愈○孟尚書、名簡、字幾道、最嗜佛、元和十四年、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與潮僧大願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多、移賓州、明年、簡遺書言及、公作此書答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

唐有節度行官、主往來使命、時孟簡為吉州司馬、

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

入秋以來眠食何似。伏維萬福。

以上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

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城郭。留十

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見退之於韓氏之弊外。雖定自守。初未嘗以為非。所關者。獨求福田等妄說而已。與之語。雖不盡

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

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

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

自各以其類至。易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

福利也。此等處實直光明。磊落正大。最近何孟子。曾文正公亦常有此種氣象。蓋學業既至。積厚流光。自然發露於不覺。非可偽裝強效而能者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詩鄭義曰。不違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

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以上言佛

不足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提筆勁爽。以下發明己之絕大學識。故特重電而出之。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

之墨。蓋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孟子滕文公篇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三綱淪而九法斁。音妒。禮

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見孟子。文公篇。敗也。揚子

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見法言書子篇夫楊墨行正道廢。劉海峯評曰、以下屈從變硬、千迴百折、有真氣行乎其間、

具江河沛然之勢、洶為韓書第一、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阬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

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秦律、政有與書者、族、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注、挾、藏也、稍

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漢書藝文志曰、漢興改秦之

敝、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廢樂崩、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政府、至成帝時、以書煩故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漢文帝時、求治尙書者、開伏生藏於壁中、召求得之、亡數十篇、案漢書劉歆傳云、至孝武皇帝時、然後鄒魯深趨頗

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燬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崩樂壞、書缺簡脫、廢其闕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又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此所云不見全經、不惟指尙書也、不能

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

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周書、祭公疏、汝爾泯泯、勢禁、注、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

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張康卿先生云、突接逆接、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

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吳云、極力頓挫、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張康卿先生云、極力翻起、爲下文作勢、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蠻夷之人、被髮左衽、侏離、蠻

夷語聲、張康卿云、止二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孟子滕文公篇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以承三聖者、退之謂功不在禹下、蓋本此、張康卿先生云、

前文無數轉折頓挫、方入此句、格外出力、北江先生云、極力盤旋、按稱述孟氏、皆以自道、故言之有味、漢氏以來羣儒區區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
 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一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
 所期者。甚似而幾_{近也}矣。抑不知生之志。蘄_{同祈}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
 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
 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_{也特}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_{也充實}。膏之
 沃_{肥潤也}者。其光曄_{音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_{藹如。和也。一以上論立}。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
 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
 敢存。_{自此以下。皆教人爲學之法。字字真實。無一字涉設。學者宜奉爲圭臬。精意厲行之。}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
 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_{音結}乎其難哉。_{張廉卿曰。逐處刻意摹擬。}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
 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_{文中節奏。脈絡照應。}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
 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_{音骨。波浪聲。此喻文思之勃發也。}然來矣。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_{張廉卿曰。所謂高視闊步。適正不浮之概。於此等處。}

司見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浩、大也、沛然、水流盛大貌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

之其皆醇也方望溪曰、與前根茂實、遂膏沃光曜段相應然後肆焉張廉卿曰、筆陣奇恣、而巧構形似之言、精微入妙、與莊子養生主篇絕相類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

乎仁義之途方望溪曰、退之知立言之道、在行乎仁義之途、所以能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也游之乎詩書之源張廉卿曰、無一字荷下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

吾身而已矣氣水也張廉卿曰、常語入退之手、便精妙有無窮之味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

猶是也氣盛則言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一以上言進功之程序、范伯子云、此段聲調如珠翻荷、響亮非常、文氣洋洋灑灑、一筆有千里之勢、至甚酣恣之處、自精妙絕倫、莊子後

人而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方望溪曰、自抑又有難者至此、言無望於速成、以下至終篇、言無誘於勢利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雖然待用於人者方望溪曰、抱篇首輒勝於人而取於人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

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

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方望溪曰、抱篇首將蘊至於古之立言者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音器、類稱於人、數也

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張廉卿曰、綴此一段、乃見文字神氣有餘、退之多如此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

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方望溪曰通篇言文之所以成而推本於仁義故以二語為樞紐

姚姬傳曰此文學莊子

張廉卿曰。退之自道所得。字字從精心撰出。故自絕倫。

又曰。學莊子而得其沈著精刻者。惟退之此書而已。

吳北江先生曰。前輩多謂此篇沈著精刻似莊子。此論其文體也。至其用意。苦心分明。金鍼度盡。蓋從來大家教人。及自道甘苦所得。未有若此之親切詳盡者。真空前之寶筏也。學者當奉爲金科玉律。一字一珠。慎勿輕忽視之。

附張廉卿先生答吳摯甫書

廉卿先生名裕釗。武昌人。曾文正公弟子。主講蓮池書院。先父松坡公嘗師事焉。著有濼亭文集。清史有傳。

春間奉到往歲除夕惠書。承已改官畿甸。將以儒者之學。澤其民萌。敬賀敬賀。六月初旬。李佛笙太守復遞到三月晦一函。適裕釗有悼亡之戚。先期歸里。一昔始來鄂城。恩未及報。所需姚氏評點漢書。一時未遑抄寄。請以異日可耳。來書過以文事見推。且虛懷諮度。諄諄無已。裕釗則何足以知此。雖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其愚。一古之論文者曰。文以意爲主。而辭欲能副其意。氣欲能舉其辭。譬之車然。意爲之御。辭爲之載。而氣所以行也。欲學古人之文。其始在因聲以求氣。得其氣。則意與辭往往因之。而並顯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餘可以緒引也。蓋曰意。曰辭。曰氣。曰法。之數者。非判

然。自。爲。一。事。常。乘。乎。其。機。而。緼。同。以。凝。於。一。惟。其。妙。之。一。出。於。自。然。而。已。自。然。者。無。意。於。是。而。莫。不。備。至。動。皆。中。乎。其。節。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寧。惟。日。星。山。川。凡。天。地。之。間。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嘗。有。見。其。營。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從。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觀。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後。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爲。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氣。與。古。人。訴。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沉。思。力。索。爲。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以。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爲。然。乎。一。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釗。邇。歲。亦。正。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峰。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一。裕。釗。比。所。遇。多。乖。舛。又。迫。憂。患。於。此。事。終。恐。無。所。就。閣。下。才。高。而。志。遠。年。盛。而。氣。

銳。它日必能紹邑中諸老盛業。用敢進其粗有解於文事者。以爲涓埃之裨。惟亮暨不宣。

徐菊人明清八大家文鈔評云。此篇所論。皆先哲之微言。斯道之涂轍。前輩苦心孤詣。不惜竭盡言之。後生所宜服膺勿失也。

附

松坡公答宗端甫書

公諱藩、武強人、兼受張吳兩先生之學、主講信都書院、蓮池書院改爲文學館、亦延公主之、吾師北江先生嘗受業於門、嘗有賀先生文集、清史有傳、

辱書。以文事相質。以謂多讀書。曉世務。則理富。理富則文有質幹。而義法自從。不必斤斤以學文爲事。子之言誠當矣。雖名能文者。不能外子所言矣。雖然。以某所聞。文之能事。猶有未盡乎此者。齟齬齟音蘇、齬音歷、齬、宋玉登徒子賦、觀蹙齟、編、音韻、同類、說文、頤、鼻塞也、史記。蹙齟蹙音蘇、蹙、唐舉相察蹙蹙、注、鼻蹙眉也、。曲脊跛足。枝於指而癭於項。固不良於用。不美於觀矣。官體肢骸。不失其形。所以辨臭味。聲色。而任提挈。戴負者。舉肖所職。以呈其材。則凡名爲人者。皆然也。然而閔隘。伉栗。魁猥。舒急。都鄙之相去。而相反。倍蓰十百。乃至不可計數。泄於面顏。不能自閉。遏卒然遇之。而能辨者。則精神意象之爲也。執子之說以爲文。誠具其形。且可適於用矣。而文之是非高下。猶未定也。一古之論文者。以氣爲主。桐城姚氏創爲因聲求氣之說。曾文正論爲文以

聲調爲本。吾師張吳兩先生亦主其說以教人。而張先生與吳先生論文書乃益發明之。聲者文之精神而氣載之。以出者也。氣載聲以出聲亦道。即道氣以行聲不中其窾則無以理。吾氣氣不理則吾之意與義不適而情之侈斂詞之張。即張縮皆違所宜而不能犁然有當於人之心。質幹義法可力索而具也。聲不能強摻。字搜而得也。冶金以爲鐘斲桐以爲琴。截竹以爲管。依古譜而奏之。伶人樂工蓋可學而能矣。至於感陰陽動萬物而辨治理之盛衰則伶倫。昔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嶺谷以爲黃鐘之管夔。舜臣、典樂之官、能使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能審音以占吉凶之外蓋無幾人以其神解妙會無法之可傳不能據成迹以求之也。後之學者將取合乎古必取古人之文長吟反覆而會其節奏其徐有得也含而咀之。母操者、母把持太切、求功過急之意毋忘薰炙浸灌而漸而進焉以契乎其微而幾於自然然後吾之氣與古人之氣相翕合而吾之文乃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此之不能羅列纂排章摹而句仿之其精神意象豈有合哉。子且謂多讀書曉世務不求文而文自工何其言之易乎。一三代以後文莫盛西漢而韓退之所稱道者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而已。賈生。誼之洞澈今古。龜錯之綜覈事物。董仲舒匡衡劉歆之通明經術其才學蓋不下數子其文亦且非後世所敢望。

而退之。獨未嘗道焉。亦卒不能與數子並。其離合深淺出入之故。當有別之於微者。而顧可易視之乎。一子嘗有志於斯世。欲樹功名以自見。以子之學。行子之志。其庶幾矣。若舍其所志。降心而學文。則請勿易視茲事。而忽鄙人之所言。

張廉卿先生云。於聲音之道。實已大澈大悟。故言之左右逢源。縱橫如志。若是。昔曾文正許拙纂答劉生書。謂讀此文。乃參透真消息。姚氏可作。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今此文亦所謂參透真消息者也。

吳摯甫先生云。此篇真乃幾於自然。隨其意之所嚮。措焉而皆得其安者矣。

徐菊人先生明清八大家文鈔評云。韓公生平與人論文書。皆究極精微。此文亦步趨成範。而所闡發尤深探秘奧。暢而言之。足以津逮後進。

北江先生云。此止隨手應答。然論文事。頗極精微。先哲所不肯輕以示人者。後學得之。則津逮之秘鑰也。又云。濂亭許此文爲參透真消息。固矣。然自韓以來。大家論文事者。皆不能切實指證明晰。至到如此。

伯夷頌

韓愈○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

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節錄史記伯夷列傳)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皆字、同下、資主四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

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

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處也、天、天

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張廉卿云、上文勢重、故着極力、語壓之、又用三語、極力壓住、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萃律切、山高貌、乎泰山不足為

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先用虛寫之筆、以盡其頌揚之意、因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名開、紂之庶兄、武

賢也。抱其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

侯而往攻之。從者、使人從我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

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張廉卿曰、作絲是而言。張廉卿曰、斷

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一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

餘。一凡人沮音阻、敗其之。則自以為不足。此舉者彼獨非聖人。張廉卿云、一語頓而自是如此。一句頓束、千

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此句尤超秀、高出天外、張廉卿曰、掉轉、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

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則往往與雖然微無。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者極高、

兩層頓折、

其祭器、造於軍門、後周公誅武

唐荆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

茅鹿門曰。昔人謂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爾。然不如史遷本傳。

姚姬傳曰。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

曾滌生曰。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平生制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

張廉卿曰。起勢雄偉。東坡雅好學之。而其氣太駿快。轉不及此沉厚。是亦運會然耶。

又曰。介甫書李文公集後一篇。從此文出。而氣太勁。神太迫。氣韻迴不及也。

先大父松坡公曰。太史公伯夷列傳。退之伯夷頌。皆自道也。故言之有味。

吳北江先生曰。所謂聖賢豪傑者。必其才識特出一世。一世之人。識所不能及。力所不能行。而吾獨及之。行之。及其成功。重爲一世之所利賴。是之謂英豪賢聖而已。今世之議者。動曰迎合當世之潮流。夫迎合潮流。而可以爲英豪俊傑。則古人所謂曠世獨立砥柱中流。力挽狂瀾者。皆爲無稽妄語。而辦天下之大事者。不必

有出人之見超人之才力。徒逐風氣乘時尙而爲之而已足矣。復何賴乎曠世之英傑乎。此文獨抒偉議。自寫其磊落不羣之抱負。而實至平至正。無驚世駭俗之高論也。讀至末筆。方知世局之所以維持不敝者。正賴有此等人。尤足發人深省。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 字長吉、唐宗室、幼有詩名、感其器之、憲宗朝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所著曰昌谷集 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

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

甫湜 字持正、新安人、元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文才、與愈友善 曰。若不明白。 明白者、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明原委 律曰。

二名不偏諱。 謂二字之名、不偏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禮記檀弓、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爲晉近、 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 禮記檀弓、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

律曰。不諱嫌名。 嫌名、音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蘆之類是也。禹兩丘蘆皆爲音近、 今賀父名晉肅。

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

爲人乎。 以上質之於律、未數語最有風趣、凡文章最貴風趣、但不可纖挑、流入小說派耳、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

公作詩不諱。 詩周頌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等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 孔子不偏諱二名。 論語有宋不足徵、某在斯等語、 春秋不譏不諱嫌名。 衛桓公名完、懿爲

桓、完桓音近、春秋不譏、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 釗昭音同、 曾參之父名皙。 蘇厚子曰、按皙乃字、非名、 曾子不諱昔。 論語泰伯、曾子有昔者吾友之語、

周之時有騏期。戰國楚悼王時人。漢之時有杜度。字伯度，工草書，與崔瑗並稱草杜。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

乎。將不諱其嫌者乎。以上考之於經。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

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滸勢秉機近太祖太

宗世祖玄宗廟諱也。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暉，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論近代宗廟諱，代宗名豫，機近玄宗廟諱。以為觸犯。士君子

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以上稽之國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

為可邪。為不可邪。以上總束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

以止矣。張廉輔曰：文章之能事，王介甫所謂飄風急雨之驟至，輕車駿馬之奔馳者，最得其妙。觀此文可見，又云：辯折處，理足而詞辯，足以厭乎人人心。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

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

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

者耶。劉子政作文，前幅所說過者，至末段必一一覆說一過，以為總結，使章法完密，而文氣鏗茂，此文略師其意，而用盤旋曲折之筆反詰作收，以取姿態，至其老健峭勁，則非他人所能及也。

劉海峰曰：結處反覆辯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

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曾滌生曰：此種文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

吳北江先生曰。此為辯難文字。以簡勁廉悍勝。又曰。凡作辯難文字。最宜快利。不宜過繁。與人爭勝。貴在三言兩語。便將要緊處說出。開口便將敵人打倒。自爾英爽非常。若連行累牘辯駁不清。則覺拖沓失勢矣。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先揚明主義、起筆發重軒爽、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

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也。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

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以上第一段、言人不可無師、但說不拘年之先後、則是前人所無之說、獨發奇論、嗟乎。接有精神、張廉卿云、轉

與無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

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

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以上第二段、以聖人為證、已伏下五段、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接於其身也。則

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讀、音豆、凡文字中語絕處曰句、語未絕而略頓之、曰讀、非吾所謂傳其道

解其惑者也。授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足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

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以上第三段、以童子之師爲喻、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接、張康卿曰、轉接顯忽

、最近孟子、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

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

齒。齒、列也、不齒、不引與同列也、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以上第四段、以巫醫百工爲喻、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郟子

襄弘師襄老聃。孔子嘗詢官名於郟子、功樂於襄弘、禮於老聃、問禮於老聃、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

師。語見論語述而、此段承聖人論且從師意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

專攻。如是而已。一篇大旨所在、以上第五段、李氏子蟠。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禮、詩、書、易、春秋、經傳。皆通習之。

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劉海峯曰。教子百工。聖人斗起三峯插天。

曾滌生曰。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韓公

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

收。

吳摯甫先生曰。句句硬接逆轉。而氣體渾灑自然。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一宜看其軒明俊偉二宜看其轉接生動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起一句總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

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

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絡音的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音拳、羈中

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執也弓

矢。鈇鉞鈇音夫、莖研刀也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

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

者一人。舍止也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挹、引也、注、灌也、謂取彼以與此也、詩、挹彼注茲者四人。

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

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

者焉。以上記人之狀與數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陸、疏闊貌、莊翹

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與訛通、動也、詩、或寢或訛者。立者。人立者。斲斲、草也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淫磨

擊足也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與訛通、動也、詩、或寢或訛者。立者。人立者。斲斲、草也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淫磨

謂上下車也、亦指婦人孺子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與訛通、動也、詩、或寢或訛者。立者。人立者。斲斲、草也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淫磨

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音弟、踉也、音弟、齧也、音弟、齧也、音弟、齧也。者。秣。音末、也。者。騎者。驟也、馬疾步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以上記馬之狀與數。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音眉、也。鹿共三十。旂。同、音同。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音旗、也。周禮、全羽。音折、也。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登筮。音登、也。簠。簠、筮無柄、音舉、簠皆盛米器、音方、曰簠、曰筮、音鼓、也。鋪。音披、也。斧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以上諸書及器物之數。皆曲極其妙。一句總束、以上記人物之狀及數。貞元。德宗年號。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以上得。明年出京師。至河陽。地名、在今河南孟縣。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本、所畫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以上贈。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以上作記之由、一語收盡通篇、茅鹿門曰、尚不忘情、亦文字密處。

蘇子瞻記歐陽論退之文曰。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近似甲乙帳耳。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方望溪曰。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爲。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爲妄。於此見知言之難。

張廉卿曰。讀此文固須求其參錯之妙。尤當玩其精整。

徐又錚曰。先有精整。乃有所謂參錯。參錯而不精整。則雜而無章矣。

又曰。此文佳處。全在句法錯綜繁而明。簡而曲。質而不俚。段與段句法變換。而段之中各句。又自爲變換。不然。與雜貨單何異。何得爲文。歐公自謂不能爲者。自是不能仿爲之意。此種文字。長篇大幅中。偶摹效一二句。尙覺生色。若全篇仿此。試謂有何趣味。遽謂周人以後無此格力。未免過當。蓋無是題耳。且有是題。亦不必作是調耳。非無是文也。

平淮西碑

韓愈○授鴻臚寺記曰。自元和九年。用兵淮蔡。至十二年而始平。樊汝霖曰。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使。公爲行軍司馬。薊平。隨度還朝。詔讓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敵。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觀裴

、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見舊唐書公傳。及新唐書裴頌傳。文昌之文。見姚鼐文粹。其與公作。不待較而明。蘇內翰子瞻。錄臨江縣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寒。不知世有段文昌。盡之矣。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悉以爲主而臣之也。起六句直應作一句讀。乃韓公自報奇格。琢鍊凝重。精警異常。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除亂而臻於治。高宗中睿。高宗治。太宗子。中宗哲。

睿宗且皆休養生息。至於玄宗。玄宗隆基。睿宗子。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牙。芽。字通。此指安祿山。

史思明之亂。肅宗代宗。肅宗字。玄宗子。代宗豫。肅宗子。德祖順考。德宗道。代宗子。順宗誦。德宗子。以勤以容。勤以治之。容之以德。又大慝適去。亦指安祿山。根莠

不薶。音蒿。拔去田草也。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通篇多用四字句。鍾鍊而成。漢碑之氣。體也。曾濂生云。以上叙唐之先朝。睿聖文武。

皇帝。舊書唐憲宗紀。元和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睿聖文武皇帝。御宣正殿受冊。按憲宗純。順宗長子。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考王家之版圖。數夷狄之貢篚也。數。譜上聲。日鳴

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祭天於郊。祭祖於廟。提振入題。警拔英時。與起處精神相副。羣

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場。惠琳。又明年平江東。李錡。又明年平澤潞。盧從史。遂

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於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魏。博。貝。衛。澶。相。六州名。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於有司。無不從志。皇

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曾濂生云。以上憲宗前此武。功。頓挫處。如人吐氣。九年。蔡將死。吳少陽。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

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舞陽縣。葉縣。襄城縣。並今河南地。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一二

謂武元衡裴度。贊伐蔡之謀者。下文一二臣同。亦然。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李忠臣。陳奇。吳少誠。少陽。其樹本堅。兵

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

極寫朝議之堅。皇帝曰。惟天惟祖。宗上承。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

無助。一以上定計。伐蔡。曰光顏。李光顏也。十年正月。曾濬生曰。叙諸將。皆述皇帝詔言。故文氣振起異常。通首得勢在此。汝為陳許帥。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邵

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烏重胤也。九年八月。汝故有河陽懷州。懷州。今益以汝。汝州。維是朔方

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前後數年之事。一納於詔命之中。排列而下。文氣振拔奇岸。得未曾有。此諫篇之得勢也。曰弘。韓弘。十年九月。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李文通。十年二月。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

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李道古。十一年。汝其觀察鄂岳州。鄂州。二州。曰愬。李愬。十一年十二月。汝帥唐鄧隨。

各以其兵進戰。三字總。東。曰度。裴度。十一年五月。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十年六月。惟汝予同。汝遂相

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古法高。句。曰弘。十年九月。汝其節度統諸軍。曰守謙。梁守謙。十一年十一月。汝出入左右。

汝為近臣。梁。宦。官也。其往撫師。曰度。七月。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馬總。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

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會濬生云。以上部署諸將相。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

人卒四萬。叙戰功用總括法。兼用排偶法。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蒙上。省。人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

副使。韓愈。充彰義軍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皆為判官書記。庚申。予其臨門。送汝。通化。門。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

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李祐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也。比、類十二年八月。

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洄曲、地名、元和

十二年四月、蔡人董昌齡以偃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

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總功用特筆寫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重在恩赦、立言得體、銘詞用意、從此句出、淮西平。顏真、句如鐵鑄、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

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曾濂生云、以上蔡職功、册功。

將命册冊、後之文曰册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

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總馬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

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也、殷河北悍驕。河南附起。

四聖。代、順、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

纊。夫耕不得食、婦織不得裳、皆以為卒之賜纊也、外多失朝。曠不獄狩。謂巡狩四獄之一、禮多曠廢也、百隸怠官。事亡其舊。一曾濂生云、以上唐中興後方鎮多叛、帝

時繼位顧瞻咨嗟措語有神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平江東旋取山東平澤魏將首義六

州降從致魏、博、貝、衛、澶、相淮蔡不順自以為彊提兵叫讎欲事故常故常、謂表請主兵、如少誠少陽故事始命討之遂

連姦鄰鄆帥李師道陰遣刺客來賊相臣十年六月、盜殺武元衡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

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會濞生云、以上憲一宗與裴相同謀乃救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

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常、或作嘗、試也軍士蠢蠢既剪陵

雲蔡卒大窘時曲、陵雲、並地名、李光顏破賊於時曲、又一年、拔陵雲柵勝之邵陵園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頓、鈍

不厲厲、利也告功不時久無成功帝哀征夫命相往釐賜也士飽而歌馬騰於槽造句精采試之新城

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元濟盡並其衆、泗曲以備西師躍入道無留者此謂李愬入蔡之師、李愬之功、止此二句、因前文已詳也、會濞生云、以上破蔡、

吳云、以上叙平蔡之功、下專叙平蔡後撫綏之政額額蔡城額額、大貌、又書、陶晝夜緝、肆惡無休息也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北江先生云、從討叛孽、本不足鋪張

揚厲、故此文於戰功不甚鋪叙、而專寫收復以後、朝廷之德意及民、藉以招撫未降、此本篇之命意也、自此以下至末、如一筆書、淋漓生動、沈着痛快、拔地倚天、字字欲活、杜詩韓文所以與元氣侔者、專在此等、李義山所謂公之斯文若元氣、正謂此也帝有恩言

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北江先生云、摹寫處入神入理、可歌可泣、專

從蔡人方面寫出天子德惠、故文字異常得勢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一氣貫注、而純以雙行排偶之勢行之始時蔡人禁不往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餐右粥筆歌墨舞、精神異常為之擇人以

敢。餘。慙。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吭、喉也。書至此處唱感高矣。凡。叛。有。數。當云凡叛有道、而叛不可言、故云有數、此用字法。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從上文一直瀉下、皆代蔡人立言也。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

借。來。同。我。太。平。以上懷柔蔡人、北江先生云、汪洋浩漭、極文字之天觀、晉謂杜詩韓文並稱、而杜詩元氣淋漓翻江倒海之處、視韓公始復過之、但如此篇之渾茫灑灑、韓文中固不多見、杜公奉先賦懷北征諸作、不能專美矣。淮。蔡。爲。

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收極堂皇壯偉、如此大篇、非此不足相稱也。

張廉卿先生云。此文自秦後。殆無能爲之者。竊謂此文可追尙書。原道可追孟子。畫記可追考工。退之極詣之作。殆欲度越盛漢。與周人並席矣。

吳北江先生云。此本金石大文。又應詔而作。蓋殫全力而爲之。昔人以爲叙如書。銘如詩。蓋得韓公用意。李義山詩。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亦此

意也。

附李義山韓碑詩韓山名商隱、又號玉溪生、唐河內人、開成進士、著有李義山詩集、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

賊五十載。封狼生。羆音喻羆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揮。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貌。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係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鼈。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鼈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今無其氣。存其辭。嗚呼。聖王及聖相。相與烜赫。流醇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歐韓碑詩、亦學韓之體、元氣淋漓、字字頓出筋節、句句向大處落墨、有軒天蓋地之氣、爲泰山平生極詣之作、足與韓公石鼓歌等篇相配、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字更與、河東解人、仕周、封平齊公、其子丹、爲濟陰公、此文所言、略誤、封濟陰公。曾伯祖爽。字子燕、唐高宗初、爲中書令、爲唐宰

相。與褚遂良。字登善、唐太宗貞觀時、爲諫議大夫、及高宗將立武后、力諫、叩頭流血、貶官、以憂卒、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以敦遂良、亦貶死、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

考諱鎮。以事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

拜侍御史。貞元八年、參得罪被貶、次年、賜死、乃復以爲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一與云

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嶄然、高峻貌、見頭角、謂現露少年嶄嶄之象也、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鴻詞。取士科名、授

集賢殿正字。藍田尉。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謂議論好出不窮、其勢如風之聯絡而

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

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王叔文章執誼用事。順宗即位、叔文執誼用事、尤奇特宗元、與

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一叙少

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叙子厚貶後、以文學詞章自見、而其山水記尤獨擅勝場、信今傳後、故用特筆誌之、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

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永州、湖南、柳州、廣西、叔文之黨坐譴官者、凡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

時慶及遺貶、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益州司馬、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郴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

詔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縣方、泗南絕域、往返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加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願以柳易齊、會御史中丞裴度亦奏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其子為死別、良可傷、明日、改禹錫通州、

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

侔。也、齊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

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

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再義其文學聲價、以上既後學開及政績、政績不得備書、記其夫者一二端、具見篇

略足矣、此史公法也、今人作文、雜引事略、漫無扶擇、尚足言為文耶、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

播州。貴州遵義、劉夢得亦以附王叔文被貶、至是得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

以白其大人。漢書高祖紀、始大人帝以臣無顧、此稱其父也、後漢書范滂白母曰、惟大人不可忍之思、此稱其母也、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

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東嗚呼。士窮乃

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

相識。落落。穿不一引手救。一反擠之。二又下石焉者。三皆是也。此宜禽獸夷

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以上因子厚以柳易播之請、感憤世務交變之海、激宕沈鬱、慷慨

一

無窮、生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顧藉猶顧情也。○於子厚之過差、絕不迴護掩覆、乃爲直友謂無遠借。

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再頓、裔材

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加三語。使子厚在臺省時。續○唐時、尚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省稱西臺、皆在臺省、總稱臺省。自持其身已

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三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四然子厚斥不久

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原力再挫、始出此句、以見子厚文章

必傳之可貴、韓公高視千古、豈嘗輕許與人、獨於子厚、極力推崇、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

之者。再復數語、以厚集其勢、使人玩味無窮、以上總論子厚生平、而決其必傳後世、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

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

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慎

謹。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

有始終者。以上卒葬後事、記此二人、與子厚交厚、亦以媿他人之不然也、與文中論論相貫注、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吳云。韓柳至交。此文以全力發明子厚之文學風義。其酣恣淋漓頓挫盤鬱處。乃韓公眞實本領。而視所爲墓銘以雕琢奇詭勝者。反爲別調。蓋至性至情之所發。而文字之變格也。

金石文字。當以嚴重簡奧爲宜。此文偶出變格。固無不可。歐公作墓銘。乃專用平日條暢之體。以就已性之所近。而文體遂爲所壞。此歐公之過。不得以韓此文爲借口也。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柳宗元子厚也。其生平見前篇。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動、成也。三年。

民各自矜奮。矜、自負也。茲土雖遠京師。柳州在今廣西去長安遠。吾等亦天氓也。氓、民也。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此記柳民之語。於

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

意否。凡事皆揣摩柳侯之意而爲之。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忖、度也。猶言思慮。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

其時。於是民業有經。經、常也。民有常業也。公無負租也。負、欠也。流逋四歸。流亡遺棄者。皆自四方而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

步有新船。柳子厚續雜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繫而上下曰步。池園潔脩。豬牛鴨雞肥大蕃息。蕃息、言滋生之盛也。○酣恣生動。此文情之盛。旁溢而出者也。子嚴父

詔。爲子者戲婦順夫指。婦順從夫之意嫁娶送葬。各有條法。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弟、弟入相慈孝。公作碑文、一本漢碑成法、而其才力

之雖、漢人不能到也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隸、隸民、納言奴也我侯之至。仍假柳民口述按國之故。

故也、例以備除本。悉奪歸之。柳子厚墓誌銘云、其俗以男女質、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飾、足相當、則使歸其質大修孔子廟。

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樹、植也柳民既悅喜。以上述柳侯治績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翼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言爲時人所棄、而寄身於此明年吾將死死而爲

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此等敘法、從左傳來三年孟秋侯降於州之後堂。侯之神靈、降於州之後堂也歐陽翼

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感翼以夢而告之也館我於羅池。館、舍也、猶言爲我設館舍於羅池也、羅池在今廣西馬平縣東、馬平、古柳州也、○吳肇甫先生曰、此因柳人神之、遂

善其死後精魂凜凜、以見生時之屈抑、所以深悼惜之、意指最爲沉鬱、此乃左氏神境也其月景辰。景、即丙、以避諱改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

扶出廟門。即死。寫神靈突矣如見、○立廟事更不多敘、所以峻潔也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

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澤、恩澤也、此猶言以恩澤施於民也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

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猶言能文章也嘗

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擯、棄不用也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風泊舟使俸也待侯不來兮。

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駒、馬之少壯者。慰我民兮不嘯以笑。嘯、用聲也。嚙、言侯為慰我民、不嘯用聲也。鵝之山兮柳之水。

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團團、團貌。齒齒、齒齒貌。石排列狀也。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沈存中云、倒用兩字、則語勢愈健、九歌吉日兮辰良是也。

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為侯是非者、為侯生是非也。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

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絜糝充羨兮蛇蛟結蟠。絜、晚熟者曰絜、音庚、穀、稷類也。音徒。糝、餘也。淫也。結蟠、不能為害也。我

民報事兮無怠。報事、報賽也。猶言祭祀也。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欽、敬也。

曾文正公云。此文情韻不價。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

吳北江先生古文範評云。此文哀子厚之窮死。因柳人之尊祀。而藉以發其不平。

意旨具在言外。而文字矜莊凝練。聲調色采。俊朗高騫。與公平日雕琢險怪有別。

文作於長慶元二年間。與鄆州谿堂詩時代略同。皆公晚年文字。造詣蓋益精純。

亦見古人為學之勤。終老無止息也。又云。此神廟碑也。故與墓誌銘同記一人一

事。而文體迥別。合觀之。可悟作文法度。

祭柳子厚文 韓愈○韓公祭文。鍾幽鑿險、神賦鬼肢、蓋專屬於招魂九歌大招、而自發其光怪駭愕磊砢不平之氣者也。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此數語在公亦率意為之、而流俗相沿、變成祭文惡調、後有作者、切忌再襲。人之生世如夢一

覺莊子齊物論云、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

惟絕世名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罅中、比犧尊於罅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子

之中棄天脫鬻羈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

為斲血指汗顏老子、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血指、謂傷手也、巧匠旁觀縮袖袖閒此非僅喻文事、而不善為斲、亦非公所以自喻也、下乃續以文章用世云、蓋特假以亂之耳、實則用意與羈飛

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謂勇於為人也、一斥不復羣

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

以死子厚訣別諸友之書、皆謂夢得為之分馳、見劉祭柳員外文、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反跌下文、以明子厚相知之類、託已之重、非我知

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止此已足、血誠自任之語、似淡而實深、極沈鬱惻怛之致、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

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曾滌生曰峻潔直上語經百鍊公文如此乃不復可攀躋矣

徐又錚曰此與公所撰柳子厚墓誌銘同一義理殆公默度身世深自喜痛故藉

子厚之死發揮流露而不覺其詞之複耳

祭田橫墓文韓愈○田橫、齊王榮弟、齊敗、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漢高帝使使赦其罪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至戶鄉、

開橫死、亦皆自殺
(節錄史記)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洛陽也、唐都長安、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

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為使。余獻欬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

去此。其從誰當。秦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貌多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鏑

亦云。其遑遑。音忙、勿也。心不定與、孟子孫文公、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皇與遑同。○吳華甫先生曰、變化不可方物、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皆

一。皆字僅吳華甫先生校改、夫子至今有耿光。耿光、光也、踈。音校、晚也、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姚姬傳曰。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成句。

伊尹五就桀贊。柳宗元○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貞元間官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章執誼二人善、二人得政、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叔文敗、貶永州司馬、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著有柳河東集、

伊尹五就桀。孟子、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

也。柳子曰。惡。音馬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

心。心乎生民而已。此共和之真理解、千古謬史皆備粉紛聚訟、可以一掃而空、文亦異常英爽、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主人

堯舜人矣。民，即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什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後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其詞岸傳，由其理盛，故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憧憧，意不定也。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人，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史記股本紀，鄭玄注，治於毫之殷墟，商家自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

殘。書多方曰：惟狂克念作聖，論語：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隰。書序曰：伊尹

自隰，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隰，音而，地名。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

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徒弟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吳摯甫先生評云：此子厚解嘲之作，非強顏作高語，其所自負固如此也。

北江先生云。此篇見柳子爲學立身本末。蓋自古偉大之人物。皆具偉大之志量。學識。而非僅以文字見也。若尋章摘句之徒。其何足與於此。

附龍啓瑞

字翰臣、清道光進士

伊尹五就桀解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以爲相。而與共夫祿位。豈肯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暖者邪。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邪。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烏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旦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可不至於亡。已亦無樂乎。

放伐之事。湯之心。即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論服三分天下有以服事殷而其薦尹於桀者亦

文王薦膠鬲於紂之意。膠鬲、商之賢人、文王舉於魚鹽之中、而薦之紂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

私己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時、徵召也、魏志荀彧傳、咸度袁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大觀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咸去紹擊太

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為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春之破、會謀居多、按文王即司馬昭、時諸葛誕據壽春以抗昭、昭自將平之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

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為之佐者。亦樂居於俊傑識時務者

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為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之說。移而用

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詩、雖有長舌、維階之厲、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

之意。將以明伊尹之自任。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又、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言湯則伊尹之自

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爾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此謂管仲、史記管仲列傳、公子糾敗、召

王益吾云。用意深折。

我為無冕、知我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文編卷下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橐，即橐駝也。以其背肉似囊，故名。不知始何名。病僂。僂，背彎曲也。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

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唐時，即今陝西省長安縣。西

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

且碩。大也。茂蚤。與早通。謂繁也。實以蕃。與繁通。謂繁多也。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

使木壽且孳。音茲，滋生。孳，息也。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

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音侍，種也。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

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

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也。極也。其膚以驗其生枯。搖

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已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

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

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同繰，繰繭也。而緒。蚤織而縷。繰，織也。字。乳也。而幼孩。遂爾雞豚。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晉探藥、朝食曰、夕食曰殮。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名璋、子厚之姊夫。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歛其門。願備也。質也。隙隙同。字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職、掌也。八尺曰尋。十丈曰引。家不居翫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以笑字伏歎。歎字之根。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引、器也。右執杖。指揮器。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堵、牆垣也。此謂畫建築宮宇之圖於垣上也。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

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也。事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給衛役者為鄉師里胥。鄉師一鄉之長。里胥一里之長。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大職。六職者。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旗。婦。見周禮多官考工記。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方伯一州諸侯之長。連率十國諸侯之長。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謂輔貳之官。謂輔貳之官。謂輔貳之官。其下有胥吏。公家用以掌理案圖者。又其下皆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者。版尹。掌戶口版圖者。以就役焉。猶各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也。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

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伊傅周

公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而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

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

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音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

道者也。、此精神勞溢處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

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

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小雅、如彼桑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謂樂室謀於道路之人、而事不能成也、

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

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音四、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

同捲、廢也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釋以自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

守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

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

其名。

子厚不得志於時。此蓋發憤一道也。韓公祭文云。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袖閒。此之謂耳。唯文似傷繁。若使韓公爲之。決不如是。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西山在永州城西瀟江之澗。永州今屬湖南省。零陵縣其舊治也。

自余爲僇人。

僇同戮、辱也。僇人、猶言罪人。柳氏以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爲永州司馬。故以云也。

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

同隙、謂空隙閒暇也。

則施施

音怡、施施、遲緩也。

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

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

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

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

茷、音映、草葉盛貌。

窮山之高而

止。攀援而登。箕踞

謂席地而坐、曲其兩足。以手據膝如箕狀也。

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

衽音任、衽席謂衽處之所也。

其高

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

攢、音纂、攢聚也。

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

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

培、音山、培塿也。

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

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

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游於是乎始。

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唐憲宗年號四年也。

永州萬石亭記御宗元○永州、唐置府名、今湖南省零陵縣地、萬石亭在府城之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名敏、清河人、憲宗時官永州刺史、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垣也。臨於荒野藜翳之隙。見

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奧、謂奧草、即積草也。歛仄以入。緜谷跨

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鬥。企者鳥厲。也。怒、熱也。抉其穴。則鼻口相呀。音蝦、張口貌。

搜其根。則蹄股交崎。環形卒愕。倉卒、驚愕也。疑若搏擊。音博、撲擊也。噬於是劔闢朽壤。剪焚榛蕪。微同、榛、蕪、謂蕪雜之草。

也。木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泊爲清池。寥廓泓渟。泓、水清貌、渟、水止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

茲地。非人力也。乃立遊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腋。同。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

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攢、聚也、巒、巒、紆迴通轉者。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

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音忙、眉厖、用毛花白間雜、謂年老也。齒鯨。音倪、齒鯨、猶兒齒也、詩魯閭宮、既多壽祉、注、齒落更生細者、壽徵也。未嘗知

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

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

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故世稱太守刺史曰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惟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

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漢制三公號稱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明稱

注。孝景時。以石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入臣尊寵。乃舉集其門。且號奮為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

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尙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

年正月五日記。

劉海峰曰。刻鏤萬石形狀甚工。

吳摯甫先生曰。此子厚有意撫擬退之燕喜亭記者。

又曰。抉其穴云云。排偶習氣未盡除。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柳宗元○柳州。今廣西省馬平縣。元和十年。柳氏由永州司馬遷徙為柳州刺史。

古之州治。在潯水。潯水出湖南城步縣。流入廣西。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

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

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周禮注。八尺曰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

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

流。南有山。正方面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李德裕曰。流潯水瀨。字當作流。

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

肺。肝如茄房。茄音加。術壑也。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

穴。常。周禮注。倍。尋曰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

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

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音平。棋局也。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

櫟。音呈。河柳也。葉潤如絲。大寒不凋。多櫛。音諸。木名。葉狹長而端尖。有櫛齒。本質堅實。經多不凋。多簣。音營。竹名。薄肌而長節者。之竹多橐吾。草名。形似款多。秋開黃花。其鳥

多穉歸。即子規。名杜鵑。一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明蔣之繩注。在字疑衍。按或係亦字之誤。多

穉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址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轂。車輪中。心圓木也。

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青綠之魚。及石鱗。多儻。音山。即白條魚也。雷山兩

崖皆東西。疑當作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

粢。修形。方望溪云。當作刑。鉅粟也。糈。祭神用米。稔。陰酒。蔣之繩注。即明水也。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

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岳陽樓記。范仲淹。字希文。宋吳縣人。進士。仁宗時與富弼率兵圍西夏。晏劾廷所倚重。累進參知政事。卒諡文正。○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四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廣。

慶曆宋宗四年春。滕子京名宗諱、河陽人、以樂監主攝岳陽、秦律岳州、謫守巴陵郡。即今湖南岳陽縣。越明年。政通

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同屬、予作文以

記之。以上作記之由、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

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在四川巫山縣東三十里、南與濯水西陵並稱三峽、南

極瀟湘。二水名、皆在湖南、遷客謂遷謫之客、騷人。騷人、即詩人也、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以上就登樓者覽物之情言之、引起悲樂二段、

若夫淫雨霪雨、久雨也、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

行。檣音讀、船帆柱也、傾楫。舟行具也、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

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以上覽物而悲者、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

鱗游泳。岸芷汀蘭。水陸平地曰汀、郁郁青青。音國、郁郁、皆茂盛貌、此春登景物、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

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其夜、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

洋洋者矣。以上樂極而喜者、二段稍近俗語、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伶官傳序

歐陽修○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天聖八年舉進士，嘉祐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神宗時，與王安石不合，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傳世極高，得昌黎遺稿，苦心鑽索，適以文章冠天下，晚號六一居士，卒謚文忠，撰有新

唐書及新五代史，本備見歐公所撰新五代史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

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晉王，唐莊宗李存勗父克用也。唐末以討黃巢功封晉王。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讎也。四年

黃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不及，而還。過汴州，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警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誅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隨軍奔魏州，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訟其罪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和解之。天復二年，梁軍圍

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契丹與我約為兄弟。天復五年，克用會契丹未決，梁軍大疫，解去。燕王吾所立。劉仁恭攻幽州，戰敗，奔於晉，乾寧元年，晉擊破李匡勳，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

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憾也。與爾三矢。爾其毋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

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方其係燕父子以組。乾化元年，劉仁恭子守光，自號大燕皇帝，晉遣周德威攻燕，破其城，執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於太廟。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龍德三年，唐

將至，梁末帝召皇甫麟謂之曰，吾與晉人世讎，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進刀，帝解，麟即自刎，唐帝人東京，以其首藏於太社。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

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莊宗開諸軍離散，精神沮喪，師次石橋，帝置酒野次，悲帝不樂，謂元行欽等曰，卿等何如，元行欽等百餘人垂泣而奏曰，乞申

後効，以繼國恩，於是百餘人皆拔刀，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再加盤旋二句，讀變，以顯言自棄，上下無不應驗。

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再按再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非宗好俳優、又知言能度曲、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觀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伶人之敗敗亂國者、有甚俳優

瓊郭從謙三人為最、李嗣源兵反、擱京師、郭從謙叛變、莊宗為亂兵所殺、

劉海峰曰。跌宕適逸。風神絕似史遷。

張廉卿曰。叙事華嚴處。得自史記。子固介甫所稀。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聲調發皇。色采蔚茂。抑揚跌宕。風神之美。千古常新。歐公生平極盛文字。

一行傳序

歐陽修○本篇見歐公所撰新五代史、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數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搢、紳也、紳、大帶也、古之仕者、插劔於紳、故稱官族曰搢紳、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為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

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賢材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一氣排宕之中。而用變行之筆。層疊而下。故覺參差盤鬱。厚重不歇。此在厥文。殊不多見也。求之傳記。而亂

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一處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易否象曰。包羞。位不當也。言俱用小道。以承其上。而失位不當。所以包羞也。孰若無媿於心。放身而自

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鄭遨。張薦明。傳略曰。鄭遨。字靈受。滑州白馬人也。人少至山爲道士。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與遨同時。有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土。通老子莊周之說。勢力不屈於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石昂。傳略曰。石昂。青州臨淄人也。節度使莊周之說。符彥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

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程福贊。傳略曰。程福贊者。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擊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

間縱夜火焚宮。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肢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空虛。不宜以小故搖動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穀。與亂者同謀。不然而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李自倫。傳

歐陽、李自備者、歐州人也、六世同居、後歐不美、天福四年、歐以所居飛鴻樓為宗家、匡望里、仁利里、歐氏應門里、作一行傳。

劉海峰曰。慨歎淋漓。風神蕭颯。

吳北江先生曰。歐文專以風調擅長。至此篇前半迴旋輪折。感慨淋漓。幾於筆不著紙。而勁語盤空。詘曲釀厚。虛神蕩漾之中。自有縱橫排異之氣。求之歐公集中。正復不可多見。後段重複提起。盤旋作勢。亦與前路相稱。

唐書藝文志序 歐陽修○後晉劉向所撰曰舊唐書。永叔所撰曰新唐書。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一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緒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齊人慎到韓大夫列魏人莊周人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一夫玉跡熄而壽亡。離騷屈原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

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北江先生云：以上經史子集四種，各疏引其源流，而略述其梗要。自漢以來，史官列其

名氏篇第以爲六藝。易、書、詩、禮、樂、春秋。九種。漢書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七略。劉歆撰，略爲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至唐始

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玄宗年。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

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北江先生云：以上總其大要。

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實之聖人或離或合，

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

忘也。北江先生云：雖有光燭，而風采秀發，神境獨到。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

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箸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

哉。北江先生云：以上以己意論斷作收。

茅鹿門曰：叙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

方望溪曰：求其承接變換渾然無迹，始知其筆妙而法精。

北江先生云：總括古今文藝學術之大全，而加以簡覈之論斷，識議通達，中正和平。其行文則抑揚抗墜，斂散得宜，步驟整嚴，而神韻優美，最爲歐文之佳製。後世

史官及典志家。往往刻意摹畫之。莫能得其彷彿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

吳、楊行密、前蜀、王勣、楚、馬殷、閩、王審知、吳越、錢鏐、南漢、劉隱、南唐、李昇、後蜀、孟知祥、荆南、高季興、北漢、劉崇。

及建

隆

宋太祖年號。

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

江以南曰吳、劍以南曰蜀、湖南北曰楚、浙東西曰吳越、嶺南北曰南漢、太原以北曰北漢、荆關陝三州爲荆南、凡七國、吳亡李氏繼之、曰南唐、蜀亡孟氏繼之。

曰後蜀、合之王氏據閬中、凡十國、後楚閩亡於南唐、餘爲宋併。

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

周世宗、李榮、李

氏、南唐李昇、三至淮上事、見舊五代史周世宗紀。

而蜀益知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陝。不敢

西窺以爭故地。

公集本注云、住時忠萬邊施、皆屬荆南、五代之際、爲蜀所侵。

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

吏何其偉與。

北江先生云、頤召。宋史太祖本紀、乾德三年正月、王全斌取利州、蜀王孟昶降、得州四十五、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百有九、開寶八年十一月、曹彬克昇州、俘其國王李煜、江南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萬五千

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

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於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

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

其勢而然也。

北江先生云、專以風韻取姿態、亦微惜功臣之後之落拓也。

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

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

是文作於景祐四年、公時爲夷陵令、夷陵湖北地。

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游東山。窺綠蘿溪。

羅溪、皆在宜昌

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派江湍入三峽。巫峽、西陵峽、瞿塘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北江先生云、此等跌宕、亦專取風神處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北江先生云、與韻獨絕

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劉海峰云。歐公序文。惟此篇有蒼古雄邁之氣。不易得也。

先大父云。此篇妙處在篇末。篇末實由中段引起。尤妙。故有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之語。若送他人序。言所經為用武之地。未免泛而不切。此則由文初之祖為當時名將。故篇中文初將家子云云。絕不平庸。因為一篇意緒所自也。

北江先生云。歐公之文。丰采敷腴。風華掩映。神韻之美。冠絕百代。蓋公之得於天者。非可仿效而襲似也。自此體易為人所慕悅。而學步者益多。多而又不能至。而去古人戛戛獨造之風益遠矣。蓋周秦三代之文。自東漢以降。興於唐之韓退之。而後衰於宋。宋以後。無復真古文矣。歐公雖不尸其咎。然公之文。實導人於平易。

而不能引人日上。則昭然無可疑也。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

安徽滁州

之明年宋仁宗慶曆五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

豐山。聳

高

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瀟然灑灑而仰出。俯仰左右。顧

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一以上樂亭滁於五代梁、唐、晉、干

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嘗以周師周世宗柴榮、郭威、竇子破李璟南唐中主兵十五萬於清

流山下。

在滁州西南二十五里

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通鑑後周紀云、顯德三年、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陳於山下

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

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命。命天聖人祖出而四海

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穆然深思、巖然高望、約度蕭邈、足使讀者為之移情今滁介于江江蘇淮安徽之間。舟車商賈晉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

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方與前鋒戰、太祖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驅馬擣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整兵而出、太祖擣馬頸突陣而入、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並擒姚鳳、遂克滁州

以上道甲、太祖開國之說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

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採也幽芳而蔭喬高也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

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余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

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

書以名其亭。以上作文本信

吳摯甫先生曰。此與送田畫秀才序。並佳絕。其撫今思昔亦同。而彼篇作於謫宦

之中。心曠而神怡。此篇作於豐樂之時。憂深而思遠。蓋賢人君子之意量如此。

姚叔節曰。宋代兵革不脩。釀成積弱之禍。公蓋預見及此。特言之以諷當世。足見

經世之略。而文情抑揚吞吐。絕不輕露。所以為高。

瀧岡阡表

歐陽修○瀧岡地名、在今江西永豐縣、瀧音雙、阡墓道也、阡表即墓表、此篇為歐公晚年所作、追敘其父母生時之嘉言懿行、以揭於阡、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名卜吉於瀧岡。在江西永豐縣、去瀧岡百二十里、去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墓道

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孟子、幼而無父曰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

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鬻一壠之植。地謂以庇而也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于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于喪。適然偶爾。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治獄之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禮記、曲禮、劍辟邪詔之、注云、負謂實之于背、劍謂挾之于旁、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戊。遂建戊之年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吳璣甫先生曰、此學漢書靈光傳太后曰止一段文法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

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_宗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_{湖南}判官。泗州_{泗州}縣_{四川}二州推官。又爲泰州_{蘇江}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_{河南宜}太君。進封樂安_{徽安}安康_{西陝}彭城_{蘇江}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_{湖北宜}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知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_宋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_{彬名}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_{僂名}妣。累封越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_{宗神}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于是小子修泣而

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皇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仁宗、英宗、神宗之賜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二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載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按瀧岡阡表膾炙人口。略無異詞矣。然行文實不免傷繁。字句亦多不能高潔。曾文正之大界台洲二表。雖仿此爲之。而實勝於此。不可不知。

六國論

蘇洵○洵字明允、宋眉山人、有老泉集、本論論老泉集卷十之三、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

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與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_{也其}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語。史。記。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方。望。溪。云。燕。以。三。晉。為。前。蔽。故。至。丹。名。燕。太。子。後。亡。以。為。用。兵。之。效。謬。矣。以。荆。卿。即。荆。軻。太。子。丹。自。秦。逃。歸。怨。秦。王。欲。報。之。使。荆。軻。以。樊。於。期。首。及。督。亢。地。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圖。獻。秦。王。因。刺。之。軻。刺。秦。王。未。中。秦。因。伐。燕。拔。釐。燕。王。喜。走。遼。東。軻。太。子。以。獻。李。牧。趙。之。良。將。秦。王。前。伐。趙。趙。使。牧。禦。之。秦。多。與。趙。嬖。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遂。殺。牧。連。却。之。洎。也。趙。牧。以。讒。誅。邯。鄲。省。在。河。北。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

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劉海峯曰、以下說出少味、宜刪之、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劉海峯曰。筆力簡老。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姚姬傳云、此明允胸襟隨處、昌黎必不然也、范伯子云、姚氏此論恐尚非知言、只看其接續四句、吐吞之間、是何等神理、○北江先生云、此文應有之頓挫、不爲病也、培新案、樂雨先生江安傳君墓表、迴憶草屋天津時、蓬頭敝屣若翁旁、豈知其後各騰達如此、筆勢正與此同、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

北江先生云、英偉跌宕、

往年彭任從富公

富

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

古者驛傳有亭、行旅止息之所、

聞介馬軍數萬

馳過劍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

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

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漢劉使冒頓音墨得、單子名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

漢高祖擊韓王信、兵至平城、冒頓圍帝於白登、七日、圍乃解、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北江先生云、意亦尋常、特其措詞、抑撻抗、孟子曰說大人則

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劉海峰云其波瀾跌宕極為老成句調聲響中窾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

實不相似

北江先生云老蘇文特有跌宕英偉不平之氣是其勝處文字不朽之真精神端

在此也此文亦絕儻爽

前赤壁賦

蘇賦○賦、字子瞻、宋眉山入、少試禮部、為主司、殿榜修所拔識、官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兵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嘗築室於黃州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嘗有東坡集○後漢建安十三年、周瑜大破曹操於赤壁、地在

今湖南嘉魚縣、元豐五年、先生在黃州、七月、遊赤壁、此赤壁在黃岡縣、東坡特借是以弔古耳、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編名云、望、滿月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蘇子與客汎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月出篇、作窈窕、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

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詩、雜謂河廣、一葦航之、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

憑虛御風。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道家飛昇遊學、謂之羽化、而登仙。以上汎於

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

望美人兮天一方。屈原九歌、目眇眇兮愁予、又曰、望美人兮天一方、皆思慮其君、不能自達之意也、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

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音鳥、細弱貌、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嫠、音離、寡婦也、以上以歌及

洞潛作波折、蘇子愀然。愀、音稍、亦音愀、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魏武

行語、此非曹孟德之詩乎。破空而來、西望夏口。漢口、漢水入江之口也、亦曰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

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指顯形勢、意應雄傑、○吳志、周瑜傳云、曹公引水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取蒙衝數十艘、

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魏志、太祖紀云、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舳艫千里。旌旗

蔽空。酺酒臨江。酺、所宜反、酺、文、下酒也、橫槊賦詩。正字通云、牙長丈八尺謂之槊、固一世之雄也。氣象軒昂、神說一切、頓落十分圓滿、而今安在

哉。一叙折落、嚴冷峭厲、此段盡帶興亡、發興最為蒼茫無端、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

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蒼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擲筆天外、憑空唱歎、神氣高遼異常。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奇想天開、感唱愈高。知不可乎驟得。一句擊回、何等神力。託遺響於悲風。前句方復

輾轉、此句又已推開、所謂起落無端、橫絕倒轉、闢忽奇縱、變化無方、古大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上文悲涼太甚、故以

家最爭此等也。以上就客語中透用蒼茫、發古今無窮之感、聲情激越異常。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代字依公而卒莫消長也。逝者謂水、蓋將自其變者

一變為之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名言至理、精妙不磨、可作全部佛經讀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再轉一意、就眼前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以上以已意答之、最見達人襟抱。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詩、賓之

懷雜、杯盤狼藉。猶雜亂也。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方望溪云。所見無絕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閒地曠。胸無雜物。觸處流露。

斟酌飽滿。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豈惟他人不能摹效。即使子瞻更爲之。亦不能調

適而嚚遂也。

吳摯甫先生云。此所謂文章天成。偶然得之者。是知奇妙之作。通於造化。非人力

也。又云。胸襟既高。識解亦夔絕非常。不得如方氏之說。謂所見無絕殊也。

吳北江先生古文範評云。東坡天仙化人。其於文章驅使惟心。無不如志。最爲流俗所慕愛。學者紛紛慕擬。徒滋流弊。不知公文天馬行空。絕去羈絆。固無軌轍之可尋也。卽如此篇。初何嘗爲古今賦家體格所拘。而縱意所如。自抒懷抱。空曠高邈。夔不可攀。豈復敢有學步者哉。

後赤壁賦 蘇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東坡謫黃州時所築將歸於臨臯。東坡寓居臨臯亭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

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

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

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

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振筆直書、而觸景無時、感、慨無端、神情最爲曠遠、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巉巖、狀山之高險、蒙茸、狀草之冗雜、虎豹、狀石之怪特、虬龍、狀樹之奇詭、

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

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日月低昂、乾坤際、神采奮動、境界倏變、柳州山水記精絕處、往往如此。返而登舟。

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

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寫幽悄空寂之境、神超世外、語有仙氣、公詩境往往如此、此等境界、非絕頂聰明人不能道其隻字、鈍根人直不易領略也、此在古作者中、若莊周之夢為胡蝶、與孔雀東南飛詩中之雙

鷗、都是此種神境、此外不勝數見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蹁躚、旋行貌。過江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

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

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靈妙空逸、一片仙氣、可謂不食人間煙火矣。

評云。東坡真仙人也。若此二篇。亦文亦詩。亦陽剛亦陰柔。隨筆揮灑。皆成妙諦。令人讀之。但覺飄飄棄故屣。迥出塵埃之外矣。

留侯論 蘇軾○張良字子房、漢韓人、封留侯、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

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 猝 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

協 音 恃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子房受書于圯 音夷、橋也。 上之老人 黃石公。 其事甚怪。然亦安知

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 音 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

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劉海峯云、空中下等、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

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賁、育、夏、無所復施。夫持法太

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謂以千金、

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

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挺、揆、秀、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商湯之

名朝。名朝、太公。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荆軻。戰國衛人、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於秦、以匕首擗秦王、不中、為秦所殺、聶政。戰國軹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使政刺之、政以母在、未許、及母死、乃為仲子刺殺之、而

殺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其能

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事見左傳宣公十二年、鄭伯肉袒牽羊以

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越王、之困於會稽。會稽、而歸臣妾于

吳。吳、夫、者。三年而不勸。勸、同倦、事見國語越語、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肯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

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

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謂殺、油然而不

怪者。此固始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嚴光、班固、後生學文、最宜深畫此等、觀夫高帝之所以

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淮陰侯韓信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司馬遷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晉見史記留侯世家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劉海峰曰。忽出忽入。忽主忽賓。忽淺忽深。忽斷忽接。而納履一事。止隨文勢帶出。更不正講。尤爲神妙。

吳北江先生曰。此篇議精而文粹。最東坡風采可愛處。至太史公以婦人女子誚留侯者。乃指其阿附呂后。無慷慨激昂之大節。故微文以刺譏之。又東坡之所未喻也。

志林 蘇賦○節錄二節、一戰國任俠、一魯隱公、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即策士、詩、謀夫孔多、說客談天雕龍史記、孟荀列傳、談天術、雕龍奭、言鄒衍善擊劍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扛鼎字天事、鄒奭善脩飾文、堅白趙有公孫龍子、善爲堅白同異之辨、著守白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異以爲同也、同異之流。擊劍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扛鼎

史記、項羽本紀、力能扛鼎、 鷄鳴狗盜 孟嘗君因於秦、求秦昭王幸姬解脫、姬欲得白狐裘、但已獻於昭王、客有能為狗盜者、竊而獻之于姬、乃得脫、將度函谷關、關法鷄鳴出客、時未至、客有能作鷄鳴者、一鳴而鷄盡鳴、乃得越關而去、詳見史記孟嘗君傳、

之徒。莫不賓禮。靡衣 漢書、韓信傳、靡衣施食、 玉食 晉、洪範、惟辟玉食、 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

千人。 國語、吳語、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 魏無忌 魏昭王子、號信陵君、 齊田文 齊宗室田嬰子、號孟嘗君、 趙勝 趙惠文王弟、號平原君、 黃歇 楚、號春、 呂不韋

千人。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宣王時、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

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

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鷲昆虫

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

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

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

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

代以上出于學。戰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

均大梁 均大梁、 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 漢初齊人、齊王田儻田榮弟、齊既滅、橫與其客五百人人海島、高祖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皆死、 亦有士五

陽翟大賈、相秦莊襄王、封文信侯、

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區別人物、察照科目以取士、世稱爲科舉、其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學、明算等、雖不盡然。取其

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滅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

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鈍樸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

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李斯有諫逐客書、既并天下。則

以客爲無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

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

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出於莊子列禦寇、而也、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史記、陳涉世家、

耕蠶、耕之暇上、恨恨久之曰、苟富貴勿相忘、傭笑之、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風采荷偉、是蘇氏所長、張康卿云、文字之美、最是跌蕩處見態、此篇尤曲盡其妙、秦之亂。雖成于二世。然使始皇

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

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雄奇之氣、自然流露、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

幾。而代相陳豨。宛句人、漢高祖時封列侯、蓋趙代邊兵、後自立爲代王、帝自將擊豨之、從車千乘。蕭何曹參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

世。法令至密。然吳濞。高弟兄劉仲之子、淮南。高弟少子名長、梁王。文帝之子名武、魏其子。名嬰、竇太后嘗見其侯、武安。田蚡封武安侯、之流。皆爭致

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于此。

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游對孔嗚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所言。深達治體。特為探本窮源之論。文亦精悍秀逸。是志林中佳文。

公子翬名翬。惠公子魯大夫。請殺桓公。名桓。惠公子隱公弟。以求太宰。名。隱公室。隱子所生。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

矣。使營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

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

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公惠公繼室子。隱公之妻。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

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隱公誅翬

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驪我。在京兆新豐縣。其對姬姓。欲殺申生晉獻公太子。而難里克晉大夫。則優施來之。

二世欲殺扶蘇秦始皇太子。而難李斯韓王殺人。二世時為相。則趙高秦宦者。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

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

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齊人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于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一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文之爲高貴鄉公魏文帝孫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與鴆通之。王允之從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一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方望溪曰。事核而理當。直達所見。以爲波瀾。於子瞻諸論中。更覺曉然而出其類。張廉卿曰。子瞻志林諸篇。卓識偉論。獨有千古。而其文奇縱高妙。變化於自然。實爲傑作。

吳摯甫先生曰。其神遠使人莫測。其發端所由。要其感喟灌輸處。有以主其辭者。

所引五人，皆烟雲耳。鱗爪時時一露，身首固未見。志林多如此。

北江先生曰：標題為魯隱公，實非隱公論也。彼自有所感，寓而借此五人以為指點。在論文中自創奇格，宜玩其神光離合。乍近乍遠處。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

河南漢川

黃

湖北黃岡

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

漢俠、魯大俠

郭解

漢軹人

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

稍壯，折節

頌或禮習

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于光。黃間曰：歧亭。

在湖北麻城，南七十里。

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

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

謫官曰

居于黃，過歧亭，適見焉。曰：嗚乎。

此吾故人陳慥季常

眉州普寧人，與東坡同學于道士張易簡。

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

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嘗

然異之。一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

史記季布傳：使酒難近。案隱云：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酌酒也。

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

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

寄音挾，協音

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

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

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一然方山子世有勳伐。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伐、關功勞、關師古注、伐、積功也。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一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歎。徐文錦曰、此一結自昌黎送慶道士序結法脫胎而出。

茅鹿門曰。烟波生色。

劉海峯曰。鹿門烟波生色四字。足盡此文之妙。

范伯子云。子瞻天才超妙。其一得手。便不可及。

吳北江先生云。文有奇氣。然不免近俗。蓋時代為之也。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漢、桑欽撰云。彭蠡湖名、在江西、鄱陽湖之口有石鐘山焉。酈道元北魏人、注水經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

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

乎。至唐李渤洛陽人、隱居廬山、順宗時、徵為左拾遺、不至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宏天、北

音清越。屬角、音字、也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

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宋神宗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即黃州故城、在黃岡縣西北、在舟

行適臨汝。在江西臨川縣西、今鄱陽而長子邁將赴饒府名、即平江府、尉送之至湖口。名縣因得觀所謂石

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亂石間。擇其一二而扣之。硃硃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

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

柎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

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

石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

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

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

子名晉、春秋晉大夫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

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

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

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方望溪曰。瀟灑自得。諸記中特出者。

劉海峯曰。以心動欲還。跌出大聲發於水上。才有波折。而興會更覺淋漓。鐘聲二處。必取古鐘二事以實之。具此詼諧。文章妙趣。洋溢行間。坡公第一首記文。

曾滌生曰。自咸豐四年。楚軍在湖口。爲賊所敗。至十一年。乃少定。石鐘山之片石寸草。諸將士皆能辨識。上鐘巖與下鐘巖。皆有洞。可容數百人。深不可窮。形如覆鐘。乃知鐘山以形言之。非以聲言之。道元子瞻皆失事實也。

先大父松坡公云。古人文皆有閒靜之趣。雖大議論縱橫變化。亦莫不具此趣。柳子厚文實臻此絕處。東坡往往似之。此篇乃隨意考證。若質言之。有何意味。乃將其所見之景。所聞之聲。造一境界。而其情景。遂倍覺親切。至於音節之合。層次之清。俱耐人尋味。又云。張廉卿先生嘗自評其書曰。雖劍拔弩張。運以全腕之力。而實蕭灑自如。如魏武帝之意態安閒。如不欲戰。爲文亦然。又云。爲文又須有貴氣乃尊重。試觀孔明高臥隴畝。何等氣象。今有名士或曾居相位者。其在田間。自與村中父老有別。此殆不可強爲。多讀古人文。求其閒靜高尙之趣。自得之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轍、字子由、號穎濱、有願濟集、韓太尉、名琦、字德圭、安陽人、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

而致。孟子 名軻、字子輿、戰國魏人、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

氣之小大。太史公 司馬遷、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

有奇氣。此二子者 孟子、司馬遷、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

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以上論文、甚精到、轍生十有九年矣。 自宗嘉祐二年十九歲舉進士、主考爲歐陽修、其居家所與遊

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

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 沒理故決然捨去。求天

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 秦都咸陽、漢都長安、恣觀終南山。 名山嵩山。 名山華山。 名山之高。北

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宋都汴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

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 名脩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

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一韻東韻悉、以上自述遊歷、太尉以才

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譯 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且召公。 與出則方

收結

叔召虎。二人並蕭宣王卿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大。且深于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以上求見太尉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于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以上

劉海峯曰。胸次廣大。亦有疏宕之氣。

吳北江先生曰。文有奇肆僂逸之氣。子由文之最佳者。

答司馬諫議書

王安石○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少好讀書。工屬文。議論高奇。果於自用。擢進士第。神宗時。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拜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

並與、號為新法、封舒國公、改封荊國公、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著書甚富、有臨川集、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韓軌、其倔強之氣、峭折之勢、樸奧之詞、均矯閭奧、吳肇甫先生謂學詩與文、皆當從荆公入、以其於練生硬、足以矯流俗凡猥浮滑之病也、

宋史司馬光傳、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熙寧二年、介甫行新法、溫公於二月二十七日與介甫書、書載溫公集、凡三千餘言、略云、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又云、夫侵官、亂

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郵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循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顧市備而使之、又云、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不便者、介甫輒絕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遂之、不待其辭之畢也、介甫拒諫如此、無乃不足於恕乎、又云、孟子

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法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此豈孟子之志乎、又云、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

宗舊法、使上自朝廷、下至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變故而守常者、紛紛變壞、莫安其居、此豈老子之志乎、
溫公所謂侵官生事爭利、拒諫致怨者、大要如此、吳縯南先生評歐公立代史司大考論云、王荊公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世以為
詭詞、而余絕重之、以爲非有英奇闊偉非常之識、不能爲此言也、雖後不尋、何恤人言、曩哲有傳
語矣、爲政當法先王、宋之祖宗、有何足法乎、微獨宋、自漢以來歷朝祖宗、有足爲子孫法者乎、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

雖欲強聒。古括反、謂強聒其耳而語之也、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

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以上詞答之詞、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

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

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

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也。依人不爲拒諫。簡截明快、筆

復加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蓋天下外、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庭接處、蓋士大夫多

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句勢奇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

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語甚得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弟

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遷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書言德、不欲徙、盤庚乃告諸諸侯大臣、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殷道復興、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

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以上逐層申辨、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

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傲岸之氣、奮然湧出、文亦矯健非常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吳摯甫先生云。因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氣盛。故勁悍廉厲。無枝葉如此。不似上皇帝書時。尙有經生習氣也。

北江先生云。傲岸倔強。荆公天性。而其生平志量政略。亦具見於此。

答姚闢書 王安石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並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句法翻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千萬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開上文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單此、只此僅此之意、此以指姚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荆公以經世爲志、不甚以姚所學爲然、而出語特爲輕詭、轉接處筆氣不測、所以爲矯變也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此處落筆最難、看其接法圓癡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

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吳北江先生評云。勢重語急。而用筆煞有停蓄。簡藪老當。無一枝詞贅字。且能涵茹意思於筆墨之外。最可法。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接筆英壯挺拔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南面王天下也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此段尤爲開拓雄放。使文勢爲之二張。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鷄鳴狗盜事。見前。戰國任俠篇注。

吳北江先生云。此文乃短篇中之極則。雄邁英爽。跌宕變化。故能尺幅中具有波濤萬里之勢。後人多喜摹之。莫能擬似萬一。前人亦無似者。雖荆公他長篇文字。亦未有能似此者也。使其篇篇至此。豈不與昌黎並駕爭雄哉。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至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句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彊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疏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經濟之略、隨時發露、隨時變遷、從韓公來、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再加一折、不肯輕落、是謂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以上橫空一段議論極爲縱恣排宕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常守成法。各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逆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也與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先大父松坡公云。介甫經濟自有條理。理財是其經濟之本。其言理財深人
 一層。言天下之財當由天子操縱。其言異於舊說。又云。讀此篇亦見介甫之
 崛強。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一伏維太祖趙匡胤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名光義、太宗子、太祖之弟承之以聰武。真宗名旻、真宗子、太宗之子之以謙仁。以至仁宗名顥、真宗之子、英宗之子。英宗名曙、太宗子、真宗之子。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四十三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維仁宗之爲君也。茅鹿門云、頌仁宗中、一一含識仰畏天。俯

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忽誠愨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北江先生云、顯譽於前、而後文一一應之、縱橫變化、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夏四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北江先生云、語語頌譽、而自寓其不滿之意、海橫獨絕聚天下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吏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然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路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聞或見用未嘗得久北江先生云、字辭句酌、絕不輕下一語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

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

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

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

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

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

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至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

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

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

績而遊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

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異於庸人農民壞於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

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擇將而久其疆場

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

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

有長江大河之勢、而句句勁挺直下、逆接硬轉、亦漢以前之筆勢也、

北江先生云、浩、奔放不止、

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北江先生云、以上指陳弊端、可謂推闡盡致、而此下語又鑿鑿筆勢、真得大史公議論編石之奇者矣、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維。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舊評云。駿奔無前。

北江先生云。此文以仁宗爲主。仁宗政化浹洽。當世無不頌揚。而荆公具有非常抱負。思欲大改革於天下。極不以當時之政治爲然。值君上此問。不得不循例稱頌。而胸中所具經濟。遂不覺傾倒而出。淋漓放恣。鬱爲奇觀。用筆跌宕不平之妙。遂躡揚馬之藩籬。而躡其馘。蓋自宋以後。曠世不復見此奇文奇氣。卽荆公他篇。亦無能堪與此並列者。真亙古絕今之偉著也。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

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此見其為雄時之士。寶

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宋史仁宗紀、寶應三年五月、詔近臣、舉方略材武之士各二人。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

范仲淹鄭文肅公。魏徵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秦州海陵

縣主簿。費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

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指謂傷歎、言雖善一總時、終亦不得。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

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齟齬天、軒然起、屬勢為之。此

此公所以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此正

平輩也。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以上文翰為未快、乃更提筆唱歎、以盡其意、若省此

四句、以下文直接上文、亦未貫下順、然局勢直率、無此雄厚恣肆矣。此又何說哉。搖曳以盡唱歎之神。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忽繼前一

尤為詭變不測、極縱橫跌宕宕之致、而託意尤高。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

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

人。進士周奉先。秦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銘用意與前文同、而筆勢頓絕、起落無輪、精神尤遠出。

吳北江先生評云。縱蕩開闔。用筆有龍跳虎臥之勢。學韓之文。此為極則。又云。墓銘中含諷刺。似乖忠厚之旨。後生不宜輕效。然古人不肯妄許與人。於此可見。且文格之高。如此篇。實為無對也。

祭曾博士易占文

王安石○易占子固父也。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於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實人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以上惜公之不過。而人不盡知其志。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時數之然。至其夭壽。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蜺以死。識論英傳。振古絕今。而尤為奇縱。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贊關。未獲人道。○以上橫空發軔。局勢開拓。筆力雄偉。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以上收束。

吳北江先生評云。以議論驚剝出色。質之韓公。略無愧色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字子固。宋高昌南豐人。生而警敏。博學。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嘉祐二年。中進士第。無官。越州黃州。州州通判。加直龍圖閣。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五。總文章。上下馳騁。兼用而愈工。太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懿感

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著有兩儀集。○子固學術濶濶。文氣渾灑寬博。味之不盡。在宋諸家。固為傑出者。此一篇皆兩賦。兼言於語句之外。尤得古人三昧。可稱妙述。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

漢書劉向傳云、向字子政、賸俗稱著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禮制、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勸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可法

及傳變絕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

後漢遺列女傳云、扶風曹世叔、字惠祖、一名姬、博學高才、和帝數召入宮、今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

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

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

王向序云、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當趙后姊妹嬰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故有母儀贊、明仁智貞順節義

辨忠孽變等篇、而各頌其善、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並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二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通類曰向頌、即其頌曰向子故撰、與漢史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

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

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

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

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何義門曰、考隋書列女傳頌一卷、謬襲實一卷、錄於向書十五卷之後、或歆亦自有頌、至宋亡之、未可知也、

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

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子固所言、乃指舊唐書大家注十五篇者、新唐書藝文志已著錄矣、

然其書今在。則古錄或有錄而亡。或無錄

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一篇次、初漢承秦

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起使唱歎有神、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漢書外戚傳云、孝成皇后本長安官人屬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召入後宮、大幸、有

子弟復召人、俱爲婕妤、世傾後宮、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賜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

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先將本旨提出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

聲。口不出敖言。爾雅釋詁、敖、囂也。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

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借此發難、起譏人語。以臣所聞。蓋為之

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出

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下文故家人之義。易家人歸於反身。二南之業。詩序云、周南召

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詩序云、關雎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

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詩序云、行露召伯聽訟也、喪亂之俗微、江漢之小國。詩序云、漢廣德廣

天下治者也。極言文王躬化之盛、以國時君、而後世自問學之士、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

安其身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揚一筆使障、情發越、士之苟於自

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趙岐

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吞咽之間、極然

盡心備注云、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此處忽就主人作一激折、以人主難於斥言、故略為闕展以盡意、而後折落其身、乃慮得勢也、

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一句拍合、歎聲、歎聲、韻味悠揚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

矣。一、以上發明向書大夢、歸重弱化、以諷切時君為一篇之主旨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為二人之作。詩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妻作、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與。其言象計傳以為衛宣夫人作、序云、大車刺周大夫也、傳以為息夫人作、傳又以式微二句為莊夫人傳母作、微君之故二句為黎莊夫人作、說見列女傳貞順傳、母儀傳、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說見列女傳母儀傳、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

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

之序論以發其端云。以上餘意、

先大夫集後序曾蒙○其祖名致堯、字正臣、

公所為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

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

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一曾文正云、以上書目、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北江先生云、提筆高爽、此篇專於提頓英爽、緊湊處見精神、

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

為文。閱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以下是也。曾云、以上五代時著作、宋既平天下。而公始出仕。

當此之時。太祖胤匡太宗見已綱紀大法矣。北江先生云、高爽堅健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

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

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

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一 魯云、以上其宋後奏議。汪云、此段舉其生平大

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第三子、太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西夏寇又以

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貶靈黃州團練副使。北江先生云、頓挫感憤、妙在出之甚難、

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

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一 曾曰、以上言太宗真宗時再進再絀。汪云、此段屢敘不合而出。北江先生云、悲咽頓斷、公之言其大

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

又益急。先大父松坡公云、古、其節奏擬宜玩味、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筭權。車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酷讓、獨以與民休息。

塞天下望。祥符真宗年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真宗封泰山、禪社首、祭后

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於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

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主聖臣直。見漢書蘇廣傳。何其盛也。何其盛也。一曾云。以上叙奏議在太宗時。不言財利。在眞宗時。不言符瑞。

子能受盡言。○北江先生云。感傷淋漓。俯仰不盡。此即范處之奏。雖序之意。但彼文則反復盡意。而此則縮短言之。各極其妙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

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汪曰。上既抽

、此乃公在外而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

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按此示人以作

公卒。以齟齬終。北江先生云。遙接前文。以取斷續之致。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

果可信歟。北先生云。蕩漾風神。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

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曾云。以上言當時毀譽虛實難盡信。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

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茅鹿門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劉海峰云。稱述先人之忠諫。而反覆致慨於當時朝臣之齟齬。及天子優容之盛。

渾然磅礴。

先大父松坡公云。此篇分兩段。前段公之敢言。與不得志。後段公所言者。公之言其大者。此段聲調絕佳。氣亦雄厚。字句尤古鬱變換。最宜玩其節奏。

范肯堂云。陰柔之文。造至此。卽與陽剛無異。蓋昏氣怠氣一無所乘。用敦孝之情。敷正大之理。亦會其心手正調之時。故能振聲發采耳。

范貫之奏議集序 會萃

尙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此以下、曲折頓挫、而一氣舒卷、驅過淋漓之氣、勃鬱紙上。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覆。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處、處分也。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採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率皆聽用。排疊而下、文氣醇厚、蓋當是時。提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每言仁宗之變化、以其適與當時相反、故津津言之。以爲淵也。氣愈寬博愈厚、所以爲淵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

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袤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再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松坡公云凡頌美當有分量此但曰無大闕失足見立言之慎不可動言唐虞之治也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述此等語詳切如此亦以見時政之不然也夫因人而

不自用者天也。再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

而已。至此稍一停頓此下再振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

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而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

無窮也。感懷時政之非追慕先代之盛而歎其邈不相及而讀切當時之旨始含蓄藉咽未便顯露文情高遶軒翥豈不可及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

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

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先大父松坡公云子固序跋後世推爲第一以其詳明也。子固實本之劉向朱子

學子固望溪雖云法史記實亦效子固曾文正亦愛讀子固文如韓公之序文雖

奇實則太簡淡矣。又云文有用包括法者有卽其一二以爲言者包括則不可

少有遺漏此文先言無所不言隨言所言之事及進言之法君之聽以至君所以

聽公所言及聽之之效後之施爲層層包括無遺文乃一線串成非湊集而能也

新城遊北山記 吳無咎○無咎字輔之宋鉅野人有爲助集

去新城即今浙江新登縣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

蓋直者如幢說文、旌旗之屬立者如人臥者如蚪音求、龍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詩魏風、彼汾沮洳、水洳處下濕地也伏見墮

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虺虺、風曲形、類其上有鳥黑如鴝鵒入赤冠長喙

曹詩、鳥驚也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孟子、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

相扶攜而上篁篠竹小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

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欄、橫白楯楯、橫白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

相植也對既坐山風颯然颯、風聲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

且暮皆宿一見之景物、以上遊時所于時九月高天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奇

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音結聲切不已竹間梅櫻森然如鬼魅離立離、兩也、兩相離謂之離、禮記曲禮、離坐離立、注突鬢

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也待明皆去以上夜宿之情況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

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以上作記

、是以爲體。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禮記祭義篇、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也。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周上卿尹吉甫之子、見禮記檀弓、子與母弟、作履霜操以自傷。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

憂戚庸玉汝于成也。詩、王欲玉女、鄭箋曰、玉者、君子比德焉。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通住、高絕。

姚姬傳曰。豈獨理美其文亦未易幾也。

肥水之戰。司馬光○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涇水鄉人、賈元初進士、歷仕仁宗英宗至神宗、時以讀王安石新法之害、出居洛、高太后臨朝、入爲相、盡改新法、在相位八月而卒、有傳家集、本篇錄自光所撰資治通鑑。

晉太元東晉、孝武帝八年七月。秦王堅符姓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良家子、謂有良家子從軍擊胡。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名暉、即孝武帝爲尙書左僕

射。晉夜謝安字安石、關夏人爲吏部尙書。桓冲弟溫爲侍中。勢還不遠。言不久可戰、勝而歸也。可先爲起第。宅第、此言東晉不日

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即今陝西南鄭縣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

欲堅行。獨慕容垂後秦主、慕容人、姚萇後秦主、赤亭人、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符堅弟言于堅曰。鮮卑指慕容羌虜

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此言垂、萇不可恃。良家少年。皆富饒子

弟。不閑習也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也合陛下之意。此言良家子不可信。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

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以上敘符堅輕信、恃強出兵。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

蚝

音刺、人名

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川梁

西陝

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堅身龍驤將軍討賊、殺符生得秦國、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寶

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謂忽以己之帝業許人、非佳議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之兄子、言於慕容

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以上敘符堅必敗之先機、甲子。

堅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河南涼州

之兵始達咸陽。西陝蜀川漢湖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北河之兵。至於彭城。江蘇東西萬里。水

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安徽、以上鋪叙堅軍容之盛、詔此言東晉孝武帝之詔、以尚書僕射

謝石弟安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子安兒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

謝琰子安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安徽琰

安之子也。以上鋪叙東晉軍事、較之符秦大為減色、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此言晉人懼秦一、謝玄入問計于謝安。安夷然坦然

答曰。已別有旨。也、已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

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玄心有所懼、則手法失常度也、而又不勝。安遂遊陟

至夜。乃還。桓冲深以根本為憂。此言晉人懼秦二、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

處上

禮也分去聲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以任事

精也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指玄發精衆又寡弱天下事

已可知吾其左枉矣論語微管仲吾其左班矣衣枉在左夷狄之俗符秦氏種夷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

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

鄖城湖北安陸縣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安陸縣西北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

洛澗安徽定遠縣西柵淮以木為柵扼據淮河設險也以遏東兵指晉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

進此寫晉人懼秦三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陽平

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宜速赴之速赴機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

兼道就融于壽陽遣尙書朱序序字大倫初仕晉為梁州刺史鎮襄陽來說謝石等以為強弱異勢

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

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符融利在速進朱序亦利在速進兵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此寫晉人懼秦四

欲不戰以老左傳傳公二十八年師直為壯曲為老老者氣衰之意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以上極寫秦強晉弱晉軍帥不敢有必勝之望十一月謝玄遣廣

陵相對牢之帥精兵五千趣同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古以待之牢之直前渡

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津，水名也。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陽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軍實，謂軍器也。于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謹，又望八公山。安徽壽春縣北。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此見前此有堅意中輕晉，故曰「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玄計善欲使之移，然後施其乘便之術也。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此見符堅終為一驕字所敗。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琨、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也。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壽春縣州里。秦兵大敗，自相踏藉，踏藉，踐也。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轎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淮北。

民有進壺殞也。水滸飯也。豚髀也。股也。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

臣為陛下。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我今復

何面目治天下乎。潛音山。流涕貌。然流涕。以上敘秦兵敗狀。與前晉軍覆沒狀。遙遙相對。文筆如翻雲覆雨。陰晴立變。奇觀也。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

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垂子名。垂在燕曾受吳王言于垂曰。家國傾覆。天命

人心皆歸至尊。即指垂也。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燕國名。

然彼以赤心報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

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垂此言。有君人之度。奮威將軍慕容德垂弟。曰。秦強而並燕。秦

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

吾昔為太傅。所不容。初垂敗晉兵枋頭。太傅慕容評忌之。與太后可足渾氏謀誅之。垂遂與其子令寶等奔秦。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

恩禮備至。垂初至秦。符堅相待甚恭。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五百戶。後復為王猛秦相。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堅用王猛。思垂

乃引垂子令為參軍。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令乃將舊騎詐為出獵。遂奔燕。守將安樂王臧於石門。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監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室。慰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

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

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符堅氏種。故云。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

西會非吾有也。言當規復關以東、收燕舊地、不欲利秦地、以怨報德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于圖讖。

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南河鼓行。鼓以進兵、故曰鼓行、而西三秦。上郡、咸陽西、與咸陽東也、亦非苻

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即燕主降苻堅者、屯郿城。

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熒陽。南河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以上叙秦敗後、諸臣謀變之狀、及垂之能辨德、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也。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

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屐下有橫木曰齒、心中驚喜、足履地下慎、故屐齒觸戶限而折斷、以上叙謝安於晉兵勝後之態度、應前圍棋賭墅一段、章法極密、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

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書齋銘。王守仁○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明代文臣用兵、未有如陽明者、卒贈新建侯、謚文成、其學以良知良能爲主、稱爲姚江派、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

來爾同志。古訓爾陳。惟爲學古。在求放心。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苟或放。學乃徒勤。勿憂文辭。

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溼。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

論語、造次必于是、不講放僻。孟子、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成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

循勿以亡。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飾。過勿務外。而徇名溫溫。恭人。經詩允。

惟德基堂堂張也。語論難與爲仁。卓如在如愚之間。回顏一貫乃質魯之參。參會終身可行惟

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鈍。患其輕。惟黽焉而時敏。乃闡然而

日新。中庸、闇然凡我同志宜鑒茲銘。

項脊軒志 歸有光○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嘉靖十九年，舉於鄉，試進士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講學，從者甚衆，稱爲震川先生，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荐爲南京太僕寺丞，修世宗實錄，卒于官，有震川文集。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水由孔隙下漏也。雨澤下注。每移

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音集、修理也。使不上漏。前闌四

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明亮貌。又雜植蘭桂竹木于庭。舊時欄楯。欄檻亦

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然。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

去。姚云、琢太多亦傷雅。三五五十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吳肇甫先生曰、五旬俗。然余居于此

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居分內外多置小門墻。往往而

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鷄栖于廳。庭中始爲籬。已爲墻。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

此。嫗先大母。母祖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于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

某所而。爾母立于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

吾從板外相為應答。姚云、大語未畢余泣。似孟堅。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童成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

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姚云、小比去。說家。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

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景夏宣德明宣宗間。執此

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昔嘗為廚。姚云、不倫不類。且與前後

脈絡不貫人往來從軒前過。余扃音炯。閉也。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

神護者。一項脊生。歸氏白。稱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守丹穴。

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為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亮名起隴中。方

二人之昧昧無聞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

知之者。其謂與埒同井之蛙何異。一余既為此志。姚云、無着落。後五年吾妻來歸。女嫁曰歸。時至軒

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女子出嫁後。歸省父母也。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

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

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

直立如蓋矣。

姚姬傳曰。此太僕最勝之文。然亦苦太多。

梅伯言曰。借一閣以記三世之遺跡。大宛之肇。自張騫。此神明其法者也。

又曰。此種文字。直接史記。韓歐不能掩之。

吳北江先生曰。此文誠未免俗。梅評殊過。

陶節婦傳

歸有光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基音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

在。因俛解同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

相憐也愛甚。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也釋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

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至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穴壙婦即自買磚。穴其

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裙廁牕。寶同自浣洒

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

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頓挫處古法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

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提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

吾與若爾易處耳。獨小嬾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狹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音紫、誑也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茭茭名、水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觴。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隨子觴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史記、無濡忍之心、注云、人性滋潤、則能含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為蘄水縣名、在湖北令。將之官。時子觴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羊者耶。

熙甫與人書曰。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懋儉甚聰明。可并觀之。又曰。昨為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又云。近于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嚼冰雪也。其自喜之甚。于此可見。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先妣說文、頌母也周孺人。明史百官志、命婦七品以下曰孺人宏治明孝宗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女踰年生女淑

靜。淑靜者大姊也。期音基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未成人夭折。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

生有尙。姓同。十二月。踰年生淑順。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音朔

墮。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姓不數矣。孺人飲之盡。

暗音陰、啞也。不能言。正德明武宗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

為母寢也。傷哉。于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

二子肖母也。此等得史記外感世家意味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

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在崑山縣南四十里而南直橋。並傍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此等完瓊

繁絮無味、以其為行狀體、尚無不可、然究不得謂之佳文外祖與其二兄皆以貲資雄。敦尚簡實。與人媾漢書韓信傳、項王見人恭謹、顏注、和好貌。說

村中語。見子弟甥侄無不愛。孺人之至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纆。燈火熒熒。每至

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子

為團。累累暴曝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

內灑然。遇待僮奴有恩。雖至笞音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

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曾子即熟讀無一字齟齬。謂生疏也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尋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音舅母卒。四姊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思追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姚南青云。此文直接韓歐。以形貌不似而相同在骨法也。

范伯子云。深慟而得淡雅。故為難能。

吳北江先生曰。此等文本難作。瑣叙家常。文格便不易高。此篇亦只用流俗之體。情真語至。便自勝人。蓋立意本不欲為奇絕妙絕之文也。姚氏之評殊過當。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明末崑山人、屏居山中、嘗心經史、入清不仕、周游四方、以書自隨、後卒於華陰、其學以朱子為主、而長於考證、著有亭林集、日知錄等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于盲竊歎夫百餘年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神氣貫注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見論語子罕篇、性與天道。子貢端木賜之

所未得聞也。論語公治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論語

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論語述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尚書大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嗚乎。聖人之所以

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論語憲顏子淵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

文。論語子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見中庸第廿章自曾子參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

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論語子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

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論語衛

置四海之困窮。而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子孔而其門弟

子之賢于子貢。禮記東魯子謂孔而直接二帝謂堯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

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禮記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

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

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禮記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

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于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于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孟子、盡心篇嗚乎。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于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論語、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

先生風格高標一代。其本源已略見於此。學者當會其精神之所寄。不當僅於文字間求之。

原君

黃宗羲○宗羲、字太沖、號梨洲、明末餘姚人、入清傲辟不就、有兩雷文集、明夷待訪錄、此明夷待訪錄中之一篇、先生生於明季、目擊覆亡之禍、故對於生民樹君之義、探源立論、詞切異常、當時目爲怪論、今日視之、彌可貴也、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

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以上勞苦而起、俱脂說立君本意、但從利變公、私勤苦安樂上比較、則後世人君之體與自見、故古之人君。點出君字、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堯以下

讓、不受、務光。湯以天下讓、不受、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論語、孔子曰、堯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初不欲入而不得

去者。禹是也。孟子、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從之、後傳子啓、是不得去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曲一

後文作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于己。以

天下之害。盡歸于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

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

業所就。孰與仲多者。高祖兄名仲、高帝九年、置酒未央宮、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于

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

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

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

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

花息也。花息、利息子金也、商家謂贏利曰花紅、俗語蓋本乎此。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

人各得自利也。反掉兩句、應百段有生之初。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

如父。擬之如天。古謂多君父並稱、左傳云、君大也。誠為不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若寇讐。孟子曰、君之

如父。擬之如天。則臣視君如寇讐、名之為獨夫、尙書、獨夫受、孟子云、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語見莊子人間世篇、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齊無稽之事。伯夷

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後漢書靈帝傳、國家棄靈、如孤雛腐鼠耳、腐鼠、謂已腐之死鼠、當棄之穢物也、莊子有鴟鵂腐鼠之事、豈天地之大于

兆人萬姓之中獨私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紂、能誅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謂民貴君後

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唐人已有不

非導源於小儒乎。宋李觀著刪孟、明太祖不列孟子于學官、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

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更禮說、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膝固局

鑄。見莊子法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

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無生帝王家。齊蕭道成命主敬則福宋主禪位、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又隋恭帝為王世充所逼、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勿復生帝王家、而毅宗

之語。公主亦曰。君何爲生我家。明崇禎十七年，流寇既破京師，毅宗乃以劍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

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以上言帝王私天下之害。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

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絕塵而馳，言不可及也。○承古之人君節。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

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承後之人君節，以上雙承雙收，此就職分言，是對上等人說法。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

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此就利害言，是對下等人說法。

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西，字靈皋，號望溪，清桐城人，康熙丙辰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學宗程朱，尤致力於春秋三禮、善古文、左光斗、字道甫，明桐城人，萬曆進士，後爲魏忠賢所害，與楊漣同歸於獄，論忠教。

先君子 名仲舒，字適齋。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出行而不使人知者，謂之微行。

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

公可法也。字廉之，河南祥符人，崇禎進士，北都破，福王立，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城破，被執，不屈死。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

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庸常也。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獄。獄明成祖立

東廠於北京。安門北，轉游擊逆妖言等。伊太監領其事，其獄謂之廠獄。崇禎天啓四年。左公與楊漣上疏勸廢廠，魏忠賢乃譴以受楊漣能廷劾，下獄。迨此，俱繫於獄中。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魏忠賢防伺甚嚴。雖

家僕不得進。久之。聞左公被炮烙。酷刑之一種，以鐵鑄成槽，以炭燒之，以鐵錐烙之。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

焉。一日使吏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錢。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側席地。倚墻

而坐面頰焦爛不可辨左股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
 不可關乃奮臂以指撥眦目眦也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
 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
 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口閉也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
 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一崇禎末明思宗年號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崗潛山桐

城桐城間史公以鳳鳳陽廬廬州道奉檄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

更番休息也而自坐幄幃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更番代每寒夜起

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

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左公尚有父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

塗山同宗之輩行最高者曰宗老塗山其別號也按年譜其族祖父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徐菊人先生明清八家文鈔評曰生氣淋漓光燄萬丈太史公得意之筆

送姚姬傳南歸序劉大猷○大猷字耕南號海峯清桐城人有海峯詩文集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于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

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名甫弱冠。日編籍。二十而學已無所不

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羅雅、父之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則南青也。名鶴、號憶少時與南青

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即尊甫、稱父也、韓愈送李正字序、李生之尊府、以待御史管汴之鹽鐵、方垂髻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

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

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

聞姬傳已舉于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為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

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左傳、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

也。昔王文成公明王守仁童子時。其父携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

何為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為顯官。文成莞爾而笑。論語、夫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為聖

賢。諸貴人乃皆大慚。今天既賦也與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于古人之不朽。

亦非余之所望于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堯舜為不足為。謂之悖天。有能為

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

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之不朽、

所為而余以為抑其次也。姬傳試于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為姬傳贈。

姚姬傳曰：淋漓遁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復張君書

姚姬傳○諱字姬傳，一字夢毅，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張廉吉妻。散館改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嘉慶二十年卒，年八十五。著惜抱軒文集。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驥蹇，蹇，我駭切，痴也。蹇，遲鈍也。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

素熟習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

長，掩隱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墻，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愧而仰德久

矣。一以上答來書大意。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二句已足籠單全篇。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絳冕

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

秋，鱸膾時涸而鱖組游言物各有時宜也。鱸膾皆湖鱸，難雅。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

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

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秘書之館，大臣稱其慵，通解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

局，其為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為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

士苟獲是幸，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音辟，跛躄，謂足不良於行也。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

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握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唐制、御前殿朝見曰常參、凡屬員依一定之時謁見上官、亦曰常參。官中乃無一

人。僕雖愚能不為門戶計耶。一筆意取之於矣、本報任要書○以上自述行迹、依一定之時謁見上官、亦曰常參。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

季桓子是也。行可、見季桓子之弟行也、見季桓子、見季桓子之弟行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

於衆、誠可矣。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為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為貪榮。何則、所濟者大

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

爾。列舉仕者三等、以見己今日所處、無能大有裨益、則因人驟進、皇皇以求、固不可也。此處蓋指明、不有徑、凡古人文字佳處、皆在含蓄不盡、抑鬱吞吐之間。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

古今不同勢。接蓋開拓、甚遠、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者而

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此數語總前三等而言、以見今日自然而出、審已度時、無一而可、用筆空宕、如不著紙、所以超妙。夫朝為之而暮悔、不

如其弗為、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又開拓○此又一意、總慮他日之有悔、而先自沮、蓋審時度勢、於中不安、則他日之悔、必不能免、不可不早慮之也。易曰：飛鳥

以凶。易小過、王弼注云、進而之逆、無所歸足、飛鳥之凶也。詩曰：印頌我友。詩、物有詒、毛傳云、印我也、人我友也、我友未至、獨存之而不涉。杭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

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返、則亦士所懼也。橫空倒掣、筆勢如龍蛇矯矯、曲筆天矯。立孔子以自約、何等志量、何等身分。且人有不

能飲酒者。樂上文有所謂旬生、以接為提。見千鍾百榼之量。榼、成文、酒器也。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

者之不同量、何以異此。此言己之志、不在世榮。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一舉足也。不容不慎者。

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為小節哉。此假古人以明己之不肯輕出，非苟然而已也。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一

正意已盡，復用詭詞之語以亂之，筆意本之史公表序。以上反覆證明己之不能輕出，以自表其志節。

僕今日者幸

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踊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穉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也。行不進也。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以上託詞家事，以謝絕之。

吳摯甫先生評云：此文韵度之美，獨擅國朝。

徐氏明清八家文鈔評云：此先生第一篇文字，聲色俱足，抑揚抗隊，韵味無窮。

吳氏古文範評云：唐宋八家之後，文章之事，知及之而力不能赴之者，歸方是也。知行相副，筆足以達其所見者，姚氏是也。蓋姬傳承方劉之緒，而昌大之。雖自謝才弱，而所得實臻古人勝境，加以采藻縱橫，足為一代宗主。曾文正謂文章塗徑，由公啓之，其推服至矣。此文不獨風調度越一時，亦足見公之志節。

復魯黎非書 姚鼐，名在顯，江西新城人，乾隆進士，受姚鼐古文法於朱梅崖，又從姚鼐開業，有山木居士集。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名魯芳、安徽歙人、以獻賦授中書、擢編修周書昌名永年、山東歷城人、乾隆進士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况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也劫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以上總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詩、杲日出日、杲、明貌如火如金鏐鐵。爾雅、黃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詩、河水清且淪兮、淪、水波也如漾。水搖動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濇。音聊、高貌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比喻情到、文亦與會、纏繫、胸臆、心目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

殊焉。姬傳論文、最主聲調之說、以聲調之不齊、則氣不足、以舉其詞、此所以有調其音之說也。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也。而氣有多寡進

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

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

言文。此公既創陰陽剛柔之說、又恐世之淺者、藉口以攪悍為陽剛、以醜弱不振為陰柔也、故申明之、陰陽剛柔之分、亦言其大概而已、夫必剛柔相間、而後為文、故陽剛之文、亦具陰柔之美、特不稱其陽剛之類而已、陰柔亦然、只可偏勝、而不可以絕無、此理尤精、而曾公為樂之

於此矣。實已寓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為聲歌。弦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五音

乎。此行家心得之談、自負論文之識也、公論文之識、宋朝歐陽曾公華之文。其才皆偏於陰柔之美者也。

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

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廉肉。體、樂記、使其曲直繁脊、廉肉節奏、注

不失法。吐詞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

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為然乎。以上因論繁非之文、而歐至贈之不可到、蓋

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文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為上。記事之文

次之。論辯又次之。蘇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宋梅崖、字在秀果有逾人處。恨

不獲以觀。非所作為然。特錄數語。以告之。

惠寄之

、若羽是也、肉者、

體之調、若為是也、

不識其人。郎君黎非生四子、駱光、嗣光皆能文、嗣其家學。令甥陳用光、字頌士、從姚氏學古文。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

塗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徐氏明清八大家文鈔評云。以陰陽剛柔論文。自先生創始。遂爲萬世所莫能違。異文亦獨有千古。

吳云。此篇識議既極精粹。而刻畫陰陽剛柔之美。尤爲瓌瑋奇麗。極盡文章之能事。

聖哲畫像記曾國藩○國藩、字伯涵、號濂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卒諡文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

氏經藉考。馬端臨、字貴與、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經籍考、見通考書中。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

昭昭如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閣在北京紫禁城內、清貯四庫全書、設領閣事及校理等官。每歲二月。侍從

宣宗皇帝入閣。宣宗、道光。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

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况其下焉者乎。故書籍

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

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紀澤、公長子、字幼剛都為一卷藏之家塾

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騫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

祠在今山東嘉祥縣武梁山、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畫像魯靈光殿遺址在今山東曲阜縣、東漢景帝子恭王所立、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失魏章之殿皆破壞、而靈光巍然獨存皆圖畫偉人事蹟而

列女傳亦有圖像漢劉向撰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

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殷紂囚文王於羑里、文王演易、作六十四卦系辭周孔代興六

經炳箸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莊周、荀況至唐韓氏韓愈獨尊異之而宋之

賢者以為可躋之尼山之次尼山、在山東曲阜縣東南、孔子父叔梁紇與母顏氏、禱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

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

寓言吾觀子長可馬遷字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班固撰不逮子長遠

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符所文者爭得失

於一先生之前。殊殊而自悅者哉。斗筲、小器、殊、殊、柔福貌。

諸葛公名亮、字孔明、三國蜀相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名贊、唐德宗時相、諡曾公事多疑之主。馭難

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

也。范希文名仲淹、宋仁宗相、諡文正。司馬君實名光、宋陝州夏縣涑水人、歷仕仁宗、英宗、神宗、相哲宗、卒諡文正。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

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漢景帝時博士、著春秋繁露等書。王佐之才。伊呂商、周

向。無以加。管晏春秋、齊、管仲晏嬰也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子向以為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

夏孔子弟子、子夏。以余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

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程頤、程顥。張子張載。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

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徽、如琴瑟之有十三徽、徽志、標志也。號曰漢

學。擴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碎害道。斷斷

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二水名、在今曲阜縣、史記孔子受教於洙泗之上。何可議也。其訓釋諸

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姓司馬名長卿相如姓司馬名長卿之雄偉。此天地適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徒回切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即子雲相如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修曾氏鞏皆法韓公愈而體質於匡劉為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

公十八家詩鈔總目、計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謝元暉、李太白、杜工部、韓昌黎、白香山、蘇東坡、黃山谷、王右丞、孟襄陽、李義山、

杜牧之、陸放翁、元道山、此云十九家、又云、至國朝、公服膺姚氏、其一家、始姬傳乎、

蓋詩之為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品多曰庶、看

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才詣切、嘗也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辨同嘗而

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李白、杜

黃庭堅好之者十之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

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史記、類志政要之文、白書、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班氏志較詳矣。

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杜佑、字君卿、唐萬年人。撰通典二百卷。馬端

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好爲考證倫類之學。著有通志三百卷。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

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鄭康成、許慎、字叔重、東漢人。撰說文解字。爲後世治小學者所宗。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

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

所掇拾。鄭康成名玄、東漢人。著書甚富。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

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名應麟、宋慶元人。著因樹屋問目玉海等書。之所纂輯。莫不以

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亭林、名炎武、明末人。人海不仕。其學以宋子爲主。所撰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精詣之說。國史儒林傳。哀然冠首。

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

作中庸論。蒿菴、名國枝、字樸者、明季諸生。恪守程朱、尤稱三禮。顧亭林嘗以爲弗如。及江慎修戴東原輩。慎修名永、康熙諸生。博古通今。尤專心十三經注疏。東原名震、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長於攷辨。尤稱小

學。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字樹案、號味經、清金匱人。乾隆時、官刑部尙書。諡文恭。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

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

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

閔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王引之字伯申念孫子傳父聲善文字訓詁之學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夔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白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佔畢。謂其佔畢、法、佔、視也、畢、簡也。呀。唔。則期報以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舉。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貧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

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歿而俎豆之報降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連負怨及孫子若通闌貿易壞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論言射策、放試時發策問、命於生對之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筭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爲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

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徐氏明清八大家文鈔評云。綜括古今藝業而折中之。體大思精。足以範圍百代。

養晦堂記 曾國藩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覬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之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孳絮論短長矣。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則於今稱之、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厮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泮。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

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既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董梧、吳之有道者、宜僚、性莊、楚人、壺子、晉人、皆隱居、分見莊子徐无鬼、山木、應帝王各篇。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見解嘲篇。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煊赫之途。一日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觀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意量閔遠。氣象俊偉。俯視一切。衣被百世。

湘鄉昭忠祠記

曾國藩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

嚴嚴息甲、見南史。

巡撫張公亮基。

字石鵬、江蘇銅山人、官至雲貴總督。

檄調

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餼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調之千

人略仿賊元敬氏威法。

明史、威、繼光、繼光、字元敬、藝文志載兵、宋有威繼光紀效新書十四卷、練兵紀實九卷。

東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

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

衡山、桂東、皆湖南縣。

其夏粵賊圍江西省

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

等殉難。謝、易、俱羅澤南弟子、戰死於南昌城下。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

忠義祠於縣城禮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

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火滅為燬、公自統水師、初大創於岳州、繼又挫敗於靖港、公憤

極、赴水兩次、皆左右救援以出。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勝也、

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寧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

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

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禮。劉、蕭、皆湘鄉人、劉、以布衣保至直隸州、蕭、官至按察使、蔣、安福人、官至廣東巡撫、有平浙功。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

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殂謝而將士傷亡者

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庫。也下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

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有餘榮已未

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

公諱李忠武公神道碑云、公乃整旅人皖、輪、月、連下、在、山、大、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

嶺、而、逆、陳、王、成、等、四、面、來、接、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蹙、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為、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國藩私愛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

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

張、湘、鄉、人、官、至、按、察、使、死、於、太、平、之、難、唐、常、寧、人、嘗、為、安、徽、巡、撫、拒、粵、寇、平、捻、苗、風、聲、高、峻、篤、於、師、友、祀、湖、北、名、宦、祠、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

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溶羅澤南弟子、官至陝甘總督、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

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湘鄉人、官至提督、

於、回、追逐擒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

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

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

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

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氣體詞藻、皆從漢賦中來、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

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將前半篇所敘情事一二納入、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歟。亦由前此死義

數君子者為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

下倡。誕鑿之善、英偉異常、此文所論、乃公所以建立功業之由來、躬自遺其厥常行、非空言也。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吞。變詐相角。

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句句沈痛得忠誠者起。

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

鄉而無所顧悸。此等論氣象、落落俊偉、足以迥醒孟子、又足以養成節俠之風氣。由是衆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以避事為

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難。非拙且誠者之效歟。亦豈始事

時所及料哉。元氣淋漓、光燭天地、今海宇麤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尚不乏

人。能常保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

炳寰區也乎。

吳云。光氣熊熊。倚天曜日。噴薄昌盛。不可以已。此文家至難得之境。雖唐宋大家。

不數數覩者。而公一握管。則浩然之氣。奔赴腕下。蓋其學識高出一代。而積誠養

氣之功。有獨至者。亦由其得於天者為獨優。不可強襲者也。公之精神。照耀千古。

不可磨滅者。在此。其規模度量。足以建一代之助名。而收攬一代之才俊者。亦由

此也。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會國藩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叙述戰事。又屬余爲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陽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黃、湘鄉人、官至提督、平濠洲、平蕪湖。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李、善化人、官至提督。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楊、善化人、官至陝甘提督、平逆勇。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以下叙述當日之戰事。如見、眞賦才也。千礮狙伏。狙、狡黠獸也、如狙之伏而伺物。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未攀駢屍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

師如福山之役。福山、在常熟縣北、本名釜山、北臨大江、與南通州之狼山相值、為長江扼要處、清置福山鎮總兵、輕舟顛簸。音播於海濤颶。音具風之中須臾沈

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一感氣驅邁、神采飛舞、而字句頓挫、

釀調鏗鏘、譜之但覺洋洋滿紙、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經制、猶言常制、下文則為此守常不通變者而發、將士新故更代優游

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吳攀甫先生云、此段已遞入因時適變意、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

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

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吳云、語若專纏不忘艱苦、神已別屬、談詭之趣也、君子之存心也。再

再屬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

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

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

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

百折不回。以下議論、通權達變、中立不倚、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忤、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

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

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顯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

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清有方略館、編纂開國以來歷朝武功之書。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麤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吳云、當時立經制水師、彭公等統統故蹟、意謂此軍水為江上勁旅也、公感此發端、亦預計後來之必壞、因自抒其閱識如此、

徐氏明清八大家文鈔評云。此上二篇。崇論閎議。大言炎炎。光燄萬丈。公文之所。以軒天動地。終古不朽者。端在於此。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戰戰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見易繫辭、撓、動搖之也。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

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見易乾卦無感不讐。通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鑄陶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鑄陶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向。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覩已。

王益吾云。所謂謹其心之所嚮。毋急功近名意氣用事也。士大夫倖負時望。益當卑思約己。好古敏求。導後進以準繩。返風俗於醇厚。轉移陶鑄。實在於此。讀此能無悚然。

徐氏明清八大家文鈔評云。曾公文章勁烈。震耀一世。其本原已具見於此。

致劉孟容書 曾國華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閒有工爲古文詞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夫天地之文。獸迹音統。鳥迹。而作書契。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箸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伏羲畫八卦。文王周公作周易。孔子贊易之文。以上象、下象、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

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
 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
 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三古夏商周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
 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里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見詩重宣漢廣澤皆含性
 貞爛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伊尹、萊朱、皆殷相、周公、召公爽、凡伯、周厲王卿士、仲山甫、樊侯也、宣王時人其道足文工又不
 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覩獲麟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曰
 吾道窮矣畏匡匡、地名、陽虎曾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論語、子畏於匡、門人後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
 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歿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
 魁傑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醜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
 見道尤多者文尤醜焉孟軻是也次多者次醜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公
 穀莊列屈賈公羊、穀梁、莊周、列御寇、屈原、賈誼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
 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
 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見論語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老聃、為周柱下史、論樂論樂於魯伶孔子嘗與太師襄論樂九流之

說。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雜家、墨家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機。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頤之通書。張子載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許慎鄭玄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能深博。程頤、程頤、朱熹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游酢、楊時、金履祥、薛勗、胡居仁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矣。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誥之聲牙。韓公進頤解、周禮股肱、誥誥聲牙、言難聽也而謂尙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樂記亂世之音也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無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舊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

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言實理、理雖明、非真知聖人之意、然而不充之者、豈不足語此今世雕蟲小夫揚子、莊實、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曰然、童子雖能篆刻、而壯夫不自也既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切實指出被抽自恕之弊、足令造作妄語自欺欺人為之唯否、有功於後學者匪淺周

濂溪氏周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

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

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上者為殿、下者為殿、攷辨等差也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祖史記、諸呂用事權、太尉周勃入車

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祖、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祖、後因以偏助一方為左祖以附一闕法言、一闕之市、闕、張開也、音哄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

而苟隨故凡僕之鄙願、與前僕稱不自揆一段、蓋遙相對、皆公自道為學宗旨、折中至當、無黨無偏、冠絕今古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

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維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徐氏明清八大家文鈔評云。文章之學。至公而後光大。匪唯言之實允。蹈之此書尤為洋洋灑灑。闡發無餘。亦公生平絕大文字也。

五箴 曾國藩

少不自立。荏苒張華陸志詩。在苒多。春謝。日歎月歎。在苒代謝。潘岳悼亡詩。在苒。時艱難進之義。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趁音疾所以益智。孟子。人之有德。惡術智者。恆存乎疾。疾。痲疾。痲災息也。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創。懲也。書。予創若時。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言者。文也。此謂文以駁道。一息尚存。永矢弗諼。矢。誓也。諼。忘也。句見詩效藥。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此言天地定位、以奇偶兩五數為之胚胎也。鼎焉作配。實曰三才。易繫辭、易之為道也、廣大悉備、有大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繫三才而

兩之、按此言三才、指人而言、以人配天地、鼎焉而三也。儼恪齋明。以擬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應劭漢官儀、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是日始欲出、長三尺許、始為靜境也。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透日。亦擾音較、亂也、詩、擾我之心。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古音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由百字之數、以及此也。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

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遷。曰、與本作且、按作曰字者是、德業不常、以此藉口也、故下以食之不愆折之、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黍、數名、十黍爲彙、天君心也、此以心爲天君、以白體爲馬走也、

吳云。曾公深於文學。其四言體亦高。此五首早年服官京師時作。不羣揚馬。而詞氣自與之近。不惟德業之崇。而光明俊偉之氣象。尤足照耀千古。退之五箴。不能逮也。